

民國基督教會史(三)

非基運動與本色化運動時期(1922~1927)

查 時 傑

一、前 言

把民國基督教會史的第三階段，斷限於民國十一年到民國十六年(1922~1927)之間，並且冠以「非基運動與本色化運動時期」的名稱，係因從民國基督教會史的發展上看，從第二階段「討論宗教時期(1917~1922)」演變下來，到民國十一年(1922)四月起，基督教會開始面臨了更大的挑戰與衝擊，此後教會所遭受到的挑戰，可以說是節節升高，與第二階段「討論宗教時期」教會僅受到文字方面攻擊的情形相較，是很有不同的。換言之，基督教會進入民國十一年以後，其所面臨的處境，已由過去的烏雲密布，進入了雷雨交加的時刻，而到了民國十六年(1927)，教會受到的衝擊已緩和了下來，有如雷雨已停歇了下來，再度展現出雨過天晴的景象，因此把這一段基督教會遭受狂風暴雨衝擊的過程，以其有自成一個階段的條件，所以把這一個階段，斷為民國基督教會史的第三階段，以接續於第二階段「討論宗教時期」之後。

民國基督教會史的第三階段，所以冠以「非基運動與本色化運動」的名稱，係因本階段基督教會歷史的重心，在於教會正遭受來自外界以「非基運動」方式的挑戰，而基督教會面對非基運動的挑戰下，教會以「本色化運動」的方式來回應。是故，「非基運動」與「本色化運動」成為本階段教會歷史之中，最具特色之處。換言之，本階段前後六年的基督教會歷史之發展，都是環繞在這兩個大規模運動的互動之上，就在這種互動之中，教會歷史才有了起伏與變化，並導引着民國教會歷史的推演。總之，「非基運動」與「本色化運動」是本階段教會歷史上最突出的部份，是全段的重心所在，因此以「非基運動與本色化運動時期」來命名它。

既明時間上的斷限，本文的目的是想把這一階段(1922~1927)的民國教會歷

史，作出較詳細的描述，先探討這個時期的時代背景，以及對基督教會的影響，再從「挑戰」與「回應」兩方面的互動上，分別探討挑戰方面——非基運動的各方面，以及回應方面——本色化運動的各方面，務期使本階段的真實全貌能清晰地顯露出來，明瞭整個的來龍去脈，下面本應從它的時代背景先說起，由於該部份已寫就成「民國十年代反基督教運動產生的時代背景（一九二二～一九二七）」一文，發表於《中華民國歷史與文化學術討論集》¹，故從「非基運動」的詮釋說起：

二、非基運動的詮釋

（一）「非基運動」的正名

發生於民國十一年到民國十六年（1922～1927）之間的「非基運動」，其「非基運動」一詞，實為「非基督教運動」一詞的簡稱，此名稱的意義，頗有探討的價值，也有正名的需要，此名稱的出現，應溯起於民國十一年三月，在上海有「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的組織出現，隨後該組織發表了「上海非基督教學生宣言及通電」，影響所及，各地的非基督教組織與非基督教的宣言紛紛起而響應，從此這一個「非基督教」與「非基」的名稱遂成了專有名詞，它更被引申而有「非宗教」的名稱之出現與使用。

然而對於「非基運動」這一名詞，所應該注意的乃是「非基運動」此一名詞中的「非」字，究所指何？按「非」字有「否定」與「反對」的意義在內，但「非」字之中所含「反對」的意義又不若單獨的「反」字那麼強烈，因此「非基督教」一詞與「反基督教」一詞，應有所不同，似乎是「非基督教」一詞要比「反基督教」一詞，在語氣上要溫和些；儘管「非」字之中有「反對」的意思，但是其「否定」的意思，也是不能忽視的，準此以觀，「非基運動」一詞是不能以「反基運動」一詞來完全替換的。

但是令人感到困惑與遺憾的，乃是討論到本段歷史的西文論著之中，幾乎都一律以 Anti-Christian Movement 一詞來說明「非基運動」，而 Anti-Christian Movement 一詞若再翻回中文，却又應翻成「反基督教運動」；而「非基運動」中的「非」字，在中文的意義上既有「否定」之義，又有「反對」之義，若是譯成英文，應該是兼有「Non-」與「Anti-」兩義，故逕自以 Anti-Christian Movement

1 查時傑著：民國十年代反基督教運動產生的時代背景（一九二二～一九二七），《中華民國歷史與文化學術討論集》，第三冊思想文化組，頁381～415，中華民國歷史文化討論集編輯委員會。（臺北、民國七十三年）

字體翻同，就把 Non-Christian 意義失去了，也因而導致對此運動在開始了解時，就產生了誤解與偏差的結果²。

故就「非基運動」一詞的正名而言，首要的是它與「反基運動」一詞之間是有所區別的，在時間的因素上來看，「非基運動」時期應在「反基運動」時期之前；而就其涵義上來看，「非基運動」僅止於以文字、言論等方式的聲討與批評基督教，而反基運動則除已超越以文字、言論方式的聲討與批評基督教之外，它還包含以實質上的傷害，例如人員的傷亡、財產的受損等等的結果。

把「非基運動」一詞作如此的正名與界定，這是可以找到不少證據的，就「非基運動」時期應早於「反基運動」時期這一項而言，在編纂當年以文字聲討基督教的史料書——「國內近十年來之宗教思潮」一書中，在其目錄部份，其第貳編的題目為「非宗教運動時期」(1922)，而其第叁編的題目則為「反基運動與基督教內部革新(自 1923 年至 1927 年)」³，它清楚表明了兩者在時間上的先後關係；而該書的編者張欽士更在序文中說到：

「從十年來宗教思潮的全部觀察起來，一九二二年，顯然自為一期。因為此期運動，其初雖因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在北京清華學校召集第十一次大會，……但後來却擴大範圍，成為非宗教運動。一月之間全國各地聞風而起，發為宣言，……。各處所發表的文字，對於基督教雖一致聲討，却未實行攻擊與第三期成為有組織的運動，顯然不同。」⁴

張氏的序文中，再次表明「非基」、「非宗教」與「反基」、「反宗教」兩者之間的差異，也再次肯定兩者在時間上的先後關係。

再就「非基運動」與「反基運動」的涵義不同這一項而言，以當年成立的非宗教大同盟所發表的第二次通電電文來看，通電電文中說到：

「(一)外國人有些疑想我們的非宗教運動，或不免含有『排外』的性質如同以前的義和團一樣。這是大大的錯了，……我們的非宗教，只是為着『非宗教』三字。……，可見我們同盟的組織，是以『信教』與『非教』做界線的，不是以國家做界線的，又何從而想到『排外』呢？

(二)有意挑撥的話，又說我們非宗教運動的人，好像是些過激黨。這也是動人片時的疑想，這又大錯了，……，我們非非宗教，就只為以科學勝宗教，毫

2 武漢聖公會報記者：非宗教大同盟，張亦鏡編批評非基督言論彙刊全編，頁 297-298。上海美華浸會出版。(上海，民國十六年)

3 張欽士編：國內近十年來之宗教思潮，目錄，北京燕京華文學校出版。(北京，民國十六年)

4 張欽士編：國內近十年來之宗教思潮，序，北京燕京華文學校出版。(北京，民國十六年)

無別的作用，……。」⁵

從上面的電文中，可以看出當時的「非宗教」與「非基」，是以「信教」與「非教」（不信教）為界線的，他們自認絕不會有像義和團式的排外舉動的發生，「非教」一詞只是一個與「信教」一詞居相對地位的詞語，所以「非教」僅止於不信，至多有言論上的聲討，但絕無排外的舉動；此外又強調以「科學勝宗教，毫無別的作用」是「非教」的另一形式，它意味着只要「科學勝宗教」，就是「非宗教」或「非基」了，顯見「非宗教」與「非基」是不使用暴力為手段的。

然而儘管「非基」、「非宗教」與「反基」、「反宗教」之間，在語義上有消極與積極對抗基督教、宗教之別，但「非宗教」與「非基」的意義中，終究有「反宗教」與「反基」之義，所以後來真正發展出有攻擊性的「反宗教」與「反基」的舉動時，却仍然沿用「非宗教」與「非基」的名稱，由此而引致外界對「非宗教」、「非基」與「反宗教」、「反基」上的認識不清，以為「非基運動」就是「反基運動」，「非宗教」就是「反宗教」，將「非」與「反」合而為一了，以致如今要去澄清與正名就倍覺艱難萬狀，殊覺不易為之區別。

此外，對「非基運動」的正名上，還有可獲肯定的地方，乃是當年那羣組織起團體以聲討並反對基督教的人們，他們提出「非基」的名稱，而不用「反基」的名稱，顯然是經過深謀遠慮下的決定，因為處於當時的環境之下，冒然提出缺乏轉迴與彈性餘地的「反基運動」一詞，不但達不到預期的目標，而且更可能因而造成對本身團體組織上的重大挫折；而提出「非基運動」一詞，則可收無激烈反對之名，但却能收實際反對之效；而在爭取羣衆、塑造較為羣衆所能接受的形象上，以及配合當時的環境之下，使用「非基運動」一詞，實在是比使用「反基運動」一詞要好。

最後，在「非基運動」一詞的正名上，終究「非」字之中因兼有「否」與「反」之義，故以「非基運動」一詞可以涵蓋整個「非基」與「反基」的時期（1922～1927），但若要以「反基運動」一詞來涵蓋整個時期，雖然「反」字的意義中也有「否定」、「非是」的意義，但當時聲討基督教的團體，所提出的口號，所組成的組織等都是用「非」而捨「反」，起碼這個運動初期的現象與過程，是「非基」而非「反基」，故使用「反基運動」一詞來涵蓋這次的運動（1922～1927）實大有商榷的餘地，並不妥當，也不周全。

（二）「非基運動」發展的三階段

在民國十一年到民國十六年（1922～1927）的六年之內，「非基運動」的發展

5 同註4，北京非宗教大同盟宣言及通電：丙：第二次通電，頁197。

，按其發生的原因，加上時間的長短，可以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非基運動」，從民國十一年到民國十二年(1922~1923)，肇始於民國十一年(1922)三月九日，上海學生以「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名義，發表宣言，並拍電報到全國各重要都市，反對四月於北京清華大學舉行的「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於是北京地區響應，而成為一股浪潮，迅速蔓延到華北、華中與華南各地，到民國十二年(1923)後，這股「非基督教運動」的風潮才轉而沉寂下來。⁶

第二階段的「非基運動」，從民國十三年(1924)夏天到是年的年底，肇始於上海一所教會學校遭退學處分的學生們所發動⁷，於是有新成立的「非基督教同盟」，在全國各地活動，反基督教的運動到是年年底耶誕節的那一週，達到了最高潮，然後又沉寂了下來。

第三階段的「非基運動」，從民國十四年(1925)的五月三十日，到民國十六年(1927)的三月，肇始於上海地區，發生了「五卅慘案」，引發全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思想，在反列強、反帝國主義之下，非基運動也再被掀起⁸，以後一直持續到次年(1927)的三月，在南京發生了所謂的「南京事件」，西方傳教士多位被殺身死，使非基運動變成了真正的反基運動，其反基的浪潮，已被衝擊到最高潮的地步，往後因政治上開始分共與清黨，中國共產黨遭受了空前的挫折，再也無法在幕後導引非基運動的發展，所以非教的風潮再告沉寂了下來。

綜觀非基運動在此六年的發展，真可謂是節節昇高，下面將對此三階段的非基運動，再作較詳盡的解釋與說明。

三、非基運動的第一階段(1922~1923)

(一)非基運動的序幕

(1)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

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World's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是由美國的穆德博士(Dr. John R. Mott 1865~1955)於西元一八九五年，在美國所創立的一個基督教國際性的團體，該團體專門以各國在校基督教大學生為其主要活動的對象，期望參加同盟的各國大學生，擔負起處理當代的問題之責任，例如社會問題、國

6 趙天恩編：《中共對基督教的政策》，頁39，中國教會研究中心出版。(香港·一九八三七月)

7 Y. L. Lee (李應林)：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in Canton, *Chinese Recorder* 56:4, p. 220~221, (Shanghai, 1925)

8 同註6，頁59~64。

家問題、宗教解釋的問題，以及日趨激烈的國際與種族問題的解決，該同盟的目標之一在於：

「……，領導學生承認耶穌基督為唯一救主，成為他的信徒；加深學生的精神生活；征募學生往全世界推廣天國的工作。」⁹

所以該同盟是一個運動青年，運動學生的組織，期望透過對最具活力的青年學生之爭取，而對基督教的擴展有所助益，蓋自十九世紀末年以來，青年與學生運動風起雲湧，並且有越來越盛的趨勢，故無論是何種的政治團體，何種宗教團體等，無不使出最大的力量，期望在青年羣衆中，產生吸引的力量，而對本身團體的發展有所助益，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中產生的。

自同盟成立以後，賴會長穆德博士之鼓吹與努力，到民國十一年（1922）止，二十七年來，該同盟的成績頗佳，現列表於後：¹⁰

加入同盟的國家	四十餘國
加入的基督教學生團體	二千五百處
會員	二十餘萬人
學生幹部	五百人
查經班友	八萬九千餘人
研究神學及赴海外佈道	五萬八千人

再依同盟章程上所規定，同盟必須在每四年之內，召集一次大會，而同盟的亞洲首次大會於西元一九零七年在日本舉行¹¹，第十次大會則於西元一九一一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召開¹²，第十一次大會，本應於西元一九一五年召開，但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故大會被迫停止，決定等待大戰結束之後再行召開。

(2) 中國的基督教學生運動

在中國的基督教教會，對於青年運動與學生運動的發展與潛力，自始就十分關注，很早就投入了人力與物力，積極從事在中國的基督教學生運動，以期對在中國的基督教教勢的擴展有所助益。

最早投入並從事基督教學生運動的團體，當推基督教青年會（Young Men's

9 Basil Mathews: *John R. Mott, World Citizen*, p. 95, Harper, (New York, London, 1934)

10 不著撰人：全國基督教學生運動的商榷，*生命月刊*，二卷七期。（北京，1922，3）

11 Charles Howard Hopkins: *John R. Mott (1865~1955)*, p. 313,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Grand Rapids, Michigan, 1979)

12 同註11，p. 370。

Christian Association)，他們以「忠事耶穌，敦品力行，更本己立立人之旨，服務同胞，改良社會」為宗旨，首先在福建的英華書院 (Anglo-Chinese College) 內成立「學校青年會」，時間在光緒十一年 (1885)，以後推廣到各地教會所辦的學校之中，到光緒二十三年 (1897)，又在天津成立第一所「市會青年會」¹³，吸引非學生身份的青年人參加活動，作從事青年運動方面的工作；從此透由「學校」與「城市」兩個方向，從事基督教的學生運動與青年運動。

民國元年 (1911)，基督教青年會正式向政府立案，成立全國性的組織，名為「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組合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Y. M. C. A. in China)」，統籌管理並指導全國的學校青年會與城市青年會¹⁴。到民國四年 (1915)，再將上述的組織名稱改為「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China)，從此這全國協會一直是中國各地青年會的最高組織，對外代表中國基督教青年會，對內則協調、辦理各地、各校青年會事宜，全國協會之下，選聘有會長、總幹事，以及各部主任幹事，幹事等數十人，推動青年會各部門的工作¹⁵，而其中的市會組與校會組，對於全國基督教學生運動與青年運動工作的推展，最具密切的關係¹⁶。

依據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七期中所載，在民國十一年 (1922) 的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轄下，已擁有極多的市會青年會與校會青年會，會員的人數也已超過七萬人¹⁷，在每十個中國的學校中，就有一個學校青年會，而每百位學生中，就擁有十二位青年會的會員¹⁸，現列簡表於後¹⁹。

城 市 青 年 會 (市 會)	40處
學 校 青 年 會 (校 會)	197處
市 會 會 員	53,821人
校 會 會 員	24,135人

13 同註10。

14 謝扶雅著：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之組織及現狀，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七期，頁45，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上海，民國十三年）

15 同註14。

16 顧子仁著：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二十五週年，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六期，頁202~203，中華續行委辦會。（上海，民國十年）

17 同註14。

18 同註10。

19 同註14，頁51。

市 會 會 所	12所
校 會 會 所	6 所
中 國 幹 事	387人
西 國 幹 事	81人
經 費	1,169,671元
義 務 工 作 員	21,527人

(3)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與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的關係

在起初的時候，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與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兩團體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這從叁方面可以得到證明，其一：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的會長穆德博士，曾長期投身於基督教青年會北美協會組織中，擔任幹事的職務，而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之成立，受青年會北美協會之協助最多，穆德曾以幹事的身份多次來華訪問（1896, 1901, 1907, 1913）²⁰，是以當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成立後，受穆德的影響，中國方面從事基督教學生運動的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Y. M. C. A.），也就同意加入該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並視為當然之舉動；其二：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曾應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之請，於民國十一年（1922），允准同盟借調青年會全國協會副總幹事顧子仁（1887～1971）二年，出任該同盟遊行幹事之職²¹，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視此次顧君之外調是為「吾國供給人材於海外之創舉」²²。其三：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每年都捐助經費以支持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之工作。當年擔任青年會全國協會幹事的謝扶雅（1892～X），在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之組織與現狀一文中，特別提到：

「按海外團體對於吾國青年會之協助，一律經由協會而施行，如幹事人材之供給，如會所設備之撥濟，……，皆其犖犖大端者，而吾國對於世界協會及世界同盟之效助，除每歲量力認捐會費外，……。」²³

由此可見兩團體之間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真可謂已達水乳交融的地步了。

(4)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第十一次大會的籌備

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結束後，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的各國代表們，於民國十年（1921）在歐洲召開執行部的年會²⁴，商討在次年（1922）舉行因戰亂

20 董健吾著：中西屬目的穆德會議，中華基督教年鑑第九期，頁147，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上海，民國十六年）

21 謝扶雅編著：顧子仁與學運，頁12～13，基督教文藝出版社，（香港，1973）

22 同註14，頁50。

23 同註14，頁50。

24 同註11，p. 604～605。

而被迫停止召開的第十一次大會，中國赴會的代表為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的副總幹事顧子仁，顧氏在該年會上，對與會的委員們作了一篇十五分鐘的演講，結果說服了全體委員，同意在次年(1922)，選擇當時中國的首都北京市為第十一次大會的地點²⁵，顧子仁能爭取到這一次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在中國的北京舉行，除了他有出衆的口才使人為之動容受感外，謝扶雅所著的「顧子仁與學運」一書中，還提到是因：

「執行委員同人皆深感於中國當時學生救國運動的蓬勃，與新思潮的雲興霞蔚，認為在世界文明的改進與收穫上有很大的機會。」²⁶

顧子仁由歐洲返國後，成立了籌備委員會，顧氏出任幹事主任，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自然全力支援人力與物力，但因該會還要籌備約在世界學盟第十一次大會之後召開的中國基督教全國大會，故只能借調青年會全國協會屬下的北京地區的幹部參與籌備事宜，諸如艾德華 (Dwight Edwards)、張欽士、胡學誠、徐寶謙 (1892~1944)、吳耀宗 (1893~1979) 等人來籌備²⁷。

雖然籌備的時期不到一年，但在顧子仁的卓越的領導之下，又有青年會全國協會北京地區幹部全力的投入，一切籌備工作十分順利，他們借到了國立清華大學為召開會議的地點，也得到北京各教會及教會團體的熱烈支持，為著大會能順利成功，除了細心籌備之外，也注重宣傳的工作，希望擴大它的影響面，為此，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的機關報——青年進步在正式召開會議之前的二個月，也就是在民國十一年 (1922) 的二月，出版了一本特號來宣傳，此外在北京創刊有年，由基督徒學者所創辦的生命月刊，也在會前的一個月，也就是在民國十一年 (1922) 的三月底，出版特號，來介紹與宣傳，在該刊的社論中，以「歡迎」為題目，說到：

「生命月刊和他的母親證道團快樂恭敬的歡迎你！

.....。

人類的私心自利，讐恨忿爭，把一個大好世界撕破了。槍砲的聲浪，把冤極無辜的悲號完全沈沒。戰爭的鋒刃，把人道關係完全割斷。講理性的聲喉完全塞堵，驚擾，破壞，死亡，周圍都是，你在這種環境中，依舊挺然獨立，不被損傷，能在黑暗遍地時，把一點人道生命相愛相信的火光，依舊保存熾燃，不至熄滅。

你在衆死中，依然保存生命，這是世界人類可以有國際友愛的鐵證，也是基

25 同註21，摩爾頓 (Helen Morton) 著：新世界學盟與顧子仁，頁95。

26 同註21，頁14。

27 同註21，頁14。又見校會事業叢刊，三卷三號，頁2。青年協會校會組，（上海，1921）

督教真理實力的憑據。……。

我們歡迎你，到中國來！我們歡迎你到我們的首都來！舉行你第十一次世界的大會，我們奉獻你，我們敬愛的盃，慶祝你，並述我們對於你的希望：

世界大戰，殺人流血，一切國際的問題和組織，都破壞了，你獨生存。這是你的榮光。但是不要忘記：你生存世界正能有為的時候，世界未曾因為有了你，停止戰爭。可見得，你的實力，還是有限。

我們對你的希望，就是：

祝你日添實力，使世界此後，因有你在，不能有國際流血的慘劇，殘賊的戰爭！」²⁸

以上是對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的歡迎與期望。

生命月刊的社論中，還有對國內同胞赴大會的代表之歡迎詞，內中強調說：

「基督教在中國，從有歷史以來，沒有像這一次這樣大的基督教學生大會；也沒有一次基督教學生大會，像這一次一樣的能代表全國。

已往的世代對於你們現在的機會，當起何等的羨慕，何等的「眼熟」！

但是未來的世代，將要因你們所享的機會，考察你們這次大會的成績，看你們是否配受這種機會。

全世界爲了你們聚在一塊，

這是你研究的好機會；

這是你討論的好機會；

這是你發表意見的好機會；

這是你用遠大的眼光看得見中國偉大前途的機會；

這是你重將你的身心獻給主，重新立志建造新中國新世界的機會。

……，大會畢後，各返你所代表的區域或學校，作上帝的使者，作同胞的領袖！」²⁹

從上文之中也明顯看出當時國內教會界對該次會期的殷切期望，希望國內赴會代表們受到此次世界性大會的影響，以致對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有更大的助益。

爲著充分把握此次在北京召開世界性基督教會議的良好機會，教會界人士也認爲可以乘勢擴展基督教的影響面於一般的社會大眾，於是生命月刊社邀請了許多位當代在學術界與知識份子中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學者，發表對基督教態度的談話或短文，希望借重這些學者的客觀性之看法，有利基督教在國人心目中的好感，在生命

28 不著撰人：社論〈—〉歡迎，生命月刊，二卷七期。（北京，1922，3）

29 同註28。

月刊社多方懇切請求之下，共收到周作人（1884～1967）、張東蓀、胡適（1891～1962）、高一涵等學者的回函，生命月刊社在民國十一年（1922）三月，為紀念世界學盟第十一次大會在北京召開的特刊上，一併把它刊登了出來。由於周作人等人都是著名的學者，儘管他們在回函中，表明他們本人不是基督教徒，但回函的內容，對基督教的態度，像下列的言詞所說：

「我覺得要一新中國的人心，基督教實在是很適宜的。」³⁰

「我覺得在中國不提倡宗教則已，如其必要提倡宗教，恐怕孔佛耶三大宗教比較起來還是耶教適宜些。」³¹

「我個人平素不信宗教，所以也不高興談宗教。……。至於基督教我却承認他在歷史上奏過很大的成績，例如尊重勞動階級，……。」³²

「……。至於中國智識階級對於基督教，我以為應該有兩種態度。第一是容忍（Toleration），第二是了解（Understanding）。承認人人有信仰的自由，又承認基督教徒在相當範圍以內有傳教的自由；這是容忍。研究基督教的經典與歷史，知道他在歷史上造的福與作的孽，知道他的那一部分是精采，那一部分是糟粕：這是了解。」³³

從這些言詞看來，雖然有否定的話，可是肯定基督教的話也十分中聽，很有說服之力，因此就民國十一年年初的國內情勢看來，基督教會在各方面的努力之下，配合此次世界性大會在國內召開的良機，其聲勢相當浩大，也是很有作為的時刻。

(5)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第十一次大會的召開

民國十一月（1922）的四月四日下午，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第十一次大會，順利在北京近郊的國立清華大學開會，到有英、美、法、日、意、德、荷、挪、俄、瑞士、印度、安南、希臘、高麗、波蘭、塞國、緬甸、巴拿馬、澳洲、南美等三十餘國之學生代表，外國出席者共一百四十六人³⁴，我國出席代表來自各省區及蒙古等處共約四百餘人，首次的歡迎會，由會長穆德主持，由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余日章（1882～1936）翻譯為華語，中國政府派有外交總長顏惠慶的代表曹雲祥前來致祝詞。

第十一次大會自四月五日起至九日閉幕止，共五天安排有議程，此次大會的主

30 周作人著：我對於基督教的感想，生命月刊，二卷七期。（北京，1922，3）

31 張東蓀著：我對於基督教的感想，生命月刊，二卷七期。（北京，1922，3）

32 高一涵著：我對於宗教的態度，生命月刊，二卷七期。（北京，1922，3）

33 胡適著：基督教與中國，生命月刊，二卷七期。（北京，1922，3）

34 不著撰人：補錄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會訊略，張亦鏡編批評非基督教言論彙編全編，頁319。上海美華浸會出版。（上海，民國十六年）

題為基督與更新 (Christ in World Reconstruction)，議程的安排堪稱允當，現特列一簡表說明於下：³⁵

	四月五日	四月六日	四月七日	四月八日
8:30~9:45 靈修演講	霍德進 主講： 基督教與國際	法代表蒙博士 主 講：基督教與科學	德國代表 主講： 基督教與哲學	法國代表 主講： 基督教與文化
10:00~11:15 分股報告	第一股：討論國際與種族問題 第二股：討論基督教與社會及實業界之改進 第三股：討論如何宣傳基督教於現代之學生 第四股：討論學校生活之基督教化 第五股：討論學校教會中之責任 第六股：討論如何使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在世界上成一更強有力之團體			
11:30~12:30	各國學生事業之報告			
2:00~5:00 社交遊藝	遊頤和園	遊萬里長城	覬見徐世昌總統遊 南海	清華大學代表與各 國代表球賽
8:00~9:30 公眾演說		余日章 主講：基 基督教與平民運動	丹麥學生領袖 主 講：基督教與實業	漢口青年會 主講： 基督教與世界改 造

四月九日大會閉幕後，十日與十一日各代表又赴京畿一帶各名勝遊玩，十二日各國代表經由京奉、津浦、京漢三鐵路離京賦歸。

世界學生同盟第十一次大會所發表的大會結論中，把會中討論最多的「基督教與戰爭問題」的關係上，作出了如下的決定：

「We consider it our absolute duty to do all in our power to fight the cause leading to war, and war itself as a means of settling international disputes」³⁶

譯成中文應是：

「我們認為我們的絕對責任就是盡我們一切力量為取消戰爭的根源而戰，為取消利用戰爭作為解決國際戰端的手段而戰。」³⁷

而與會的中國代表也利用此次召開同盟大會之便，聚集一堂，公推余日章為主席，特別開了一次中國全體代表大會³⁸，以會商往後努力的目標，結果決議商請中華基督教男女兩青年會校會組織一個委辦來計劃應當進行的事宜，委辦成員至少須有半

35 同註34，頁320~331。

36 Wen-Han Kiang (江文漢)：The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 p. 64, King's Crown Press, (New York, 1948)

37 顧長聲著：傳教士與近代中國，頁352，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一九八一）

38 同註34，頁330。

數為學生，代表大會也提出今後學生運動應當注意下列的要點：

「(一)應當使學生有充分自動及責任的地位。

(二)應當組織及發達每一個學校的運動。

(三)同在一個城市內的各學校的運動，應當有一個聯合的組織。

(四)應當有更多學生終身作學生的事業。

(五)應當研究現在的中國對學生最大的需求是什麼，並且去應付他。」³⁹

綜合上述幾節內容的敘述，可以看見在第一次大戰之後，世界恢復和平，基督教會也力圖重振教勢，透過各種的運動，諸如合一運動、學生運動等方式，對內鞏固並強化教會的內聚力，對外則致力於學生運動與青年運動，希圖爭取到在未來各國社會中最具潛力的青年，能為教會所用，以達到社會基督教化，教勢擴展的目的。中國列為普世國家之一，自民國建立以來，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仍有著美好的遠景，雖然也深受到新文化運動的挑戰，但仍然大有作為，民國十一年四月初召開的世界學生同盟第十一次大會，以及同年五月召開的全國基督教大會⁴⁰，都表明基督教會在中國已協調好步伐，準備積極作再出發的時刻了，易言之，在中國的基督教會，各宗派之間，中西教士之間的內部整合在此時正達到前所未有的協合地步，以故當準備再出發，積極有所作為之時，其聲勢之壯，潛力之雄厚，對同時在中國社會中也企圖擴展其勢力與影響力的許多政治性的團體與政黨，都構成了極大的威脅，並將之視為嚴重的挑戰，他們久已有反擊的謀算與行動，而作為反擊行動的思想理論方面的依據，無論是基於民族主義的排外思想，唯物主義的共產思想，乃至科學主義的無神論思想等也正散佈瀰漫於部份中國同胞的心中，因此反擊行動可以說是隨時能一觸而發，端看有無導火線的引發了，而此導火線，對方選擇的就是在北京清華大學召開的世界學生同盟第十一次大會，以一篇「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宣言」而展開了非基運動的序幕。

(二)非基運動的展開

(1)非基督教學生同盟

當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的機關刊物在民國十一年（1922）的二月，出刊特號來介紹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組織，以及該同盟即將召開第十一次大會於北京時，由於聲勢浩大，於是引起上海一羣學生的反應，他們組織了一個名叫「非基督教

39 同註34，頁330~331。

40 陳鴻鈞著：民國十一年基督教全國大會，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七期，頁61~64，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上海，民國十三年）

學生同盟」的團體，並於是年的三月九日，發出一篇措辭十分強烈的反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宣言，宣言中提到：

「我們反對『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我們為擁護人們幸福而反對『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我們現在把我們底真態度宣布給人們看。我們知道：基督教及基督教會在歷史上曾製造了許多罪惡，這且不要管彼。但是彼現在正在那兒製造或將製造的罪惡，凡我有血性、有良心、不甘墮落的人，決不能容忍彼、寬恕彼。

我們知道：現代的社會組織，是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這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一方面有不勞而食的有產階級，他方面有勞而不得食的無產階級。換句話說，就是：一方面有掠奪階級、壓迫階級，他方面有被掠奪階級，被壓迫階級。而現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會，就是『幫助前者掠奪後者，扶持前者壓迫後者』的惡魔。

我們認定：這種殘酷的、壓迫的、悲慘的資本主義社會，是不合理的，非人道的，非另圖建造不可，所以我們認定這個「助桀為虐」的惡魔——現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會，是我們底仇敵，非與彼決一死戰不可。……。

各國資本家在中國設立教會，無非要誘惑中國人民歡迎資本主義；在中國設立基督教青年會，無非要養成資本家底良善走狗。……。

『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為現代基督教及基督教會的產物，他們預備於本年四月四日，集合全世界基督教徒，在北京清華學校開會。所討論者，無非是怎樣維持世界資本主義及怎樣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把戲。我們認彼為污辱我國青年，欺騙我國人民，掠奪我國經濟的強盜會議，故憤然組織這個同盟，決然與彼宣戰。

學生諸君！青年諸君！勞動者諸君！我們誰不知道資本主義底罪惡？我們誰不知道資本家底殘酷無情？現在眼見這些資本家在那裏開會討論支配我們，我們怎能不起而反對！起！起！起！大家一同起!!!」⁴¹

發出這篇宣言的「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的各個成員，很顯然地是受了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雖然宣言不具姓名，但是三月底出刊的基督教界的刊物，生命月刊就刊登了該宣言全文，並說到該刊是在三月十八日接到的，生命月刊社在刊登該宣言之後面，緊接著有所評論，特別提到說：

「這篇文章有三樣特色：

41 不著撰人：上海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宣言，張欽士編國內近十年來之宗教思潮，頁187~189，北京燕京華文學校出版。（北京，民國十六年）

(一)這是一篇很好的白話文，措辭很清順。

(二)這是一篇很嫩的文章，全憑意氣，不講理性。

(三)這是一篇鼓吹作用的文字，從頭至尾偏僻激烈。」⁴²

接下來又推斷並評論說：

「這篇文章是要反對基督教，因此反對基督教的產物，『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但反對的論調，是像初學布爾維克的口吻，不是科學家、哲學家、歷史學家，平心靜氣，切實具體的研究，和由研究後細心精確的批評。基督教的組織和宣傳，其中短處不小。但是這樣的攻擊可算是『隔靴搔癢』，於基督教無益亦無害，於攻者亦祇空逞一時的意氣，借這機會對布爾維克的激烈派作一種效忠表示而已。」⁴³

上述文章中兩次提及的布爾維克，就是 Bolshevik 一字的中文音譯，它的意譯則為蘇聯共產黨員。生命月刊的編者，透過宣言的內容而推測這次的非基運動之發軔者，係具共產思想者，證之後來中國共產黨在許多文獻中所招認之事實看來⁴⁴，生命月刊社的推測是十分正確的。

在三月九日「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發表宣言的次日，他們還發出通電一則，發往北京清華大學及其他各城市的學生，要求各地的學生響應，「共斥橫逆」，這份電報以文言文的形式發佈，內容中提到：

「……；自文藝復興以來，人智日開，宗教日促，是以政教分離及教育與宗教分離之說，日漸瀰漫於歐洲。彼昏不悟，仍欲移其餘孽於域外，以延長其寄生生活，政府巨商，以利其為殖民之先導；於是四福音書遂挾金鐵之威，以臨東土。金鐵奴我以物質，福音奴我以精神，東南文物興盛之區，悉變而為耶教化、資本化，無復清寧之氣；豈不可悲！華府會議，辱我至矣！上帝慈悲，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無端集合於我弱國之首都。吾愛國青年之血淚未乾，焉能強顏以頌上帝。且北京不乏耶教會場，清華為國校，非教會所立，又焉能供一教之用。此而不拒，中國無人矣！伏乞諸君發為儼論，共斥橫逆，以期永潔我青年教育界。」⁴⁵

該篇通電的末尾部份，似乎特別強調攻擊了教會怎麼能够在國立的大學中舉行基督

42 不著撰人：社論(二)，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生命月刊，二卷七期，（北京，1922，3）

43 同註42。

44 顧長聲著：傳教士與近代中國，頁356，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一九八一）

45 不著撰人：上海非基督教學生同盟通電，張欽士編國內近十年來之宗教思想，頁189~190，北京燕京華文學校出版。（北京，民國十六年）

教的會議！

除了發佈宣言，打電報到外地區之外，非基督教學生同盟還特別編纂了一本名叫「我們爲甚麼反對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的小冊子⁴⁶，在三月二十日後廣爲派發，以作宣傳之用。

到了三月十五日，上海地區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刊，名爲「先驅」的半月刊，在上海出版了第四號，該半月刊的編輯員爲鄧中夏（1897～1933），特別把此第四號的先驅半月刊，編成爲非基督教學生同盟號⁴⁷，共收有十件非基督教的文章，現列表於下：

(一)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宣言

(二)非基督教學生同盟通電

(三)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章程

(四)基督教與世界改造 著者 赤 光

(五)基督教與資本主義 著者 盧 淑

(六)基督教與共產主義 著者 綺 園

(七)基督教與婦女 著者 哲 華

(八)基督教與基督教會 著者 陳獨秀

(九)阿們（白話詩） 著者 季 陶

(十)吃虧的總是青年們（隨感錄） 著者 裳⁴⁸

該「先驅」半月刊第四號，雖稱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專號，十篇有關的文章中，只有赤光、盧淑與綺園所著的三篇是新著，其餘都是舊文轉載，「先驅」半月刊上，不注明發行地點，著者之中除了陳獨秀（1879～1942）與季陶（即戴傳賢1890～1979），綺園外，其餘的赤光等人，都無從查考他們的履歷背景，全本期刊之中，只在「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章程」一文中的附則部份，說明來信暫由上海蒲柏路四三九號張梧厂君轉，而張梧厂亦非知名之士，所以「先驅」半月刊第四號出版之後，當時的讀者與教會中關心人仕，只能從內容等方面去推測該刊的幕後主使者究爲何種團體，不過在基督教會界內批駁「非基」言論最力的張亦鏡（1871～1931）君，在當時就推測係「社會主義青年團」所編輯的，因爲張君所獲得的「先驅」半月刊第四

46 C.S. Chang (張欽士): The Anti-Religion Movement, Chinese Recorder, 54:3 p, 454 (Seanghai, 1923, 8)

47 顧長聲著：傳教士與近代中國，頁353，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一九八一）

48 亦鏡著：糾正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的言論之謬誤（總論），張亦鏡編批評非基督教言論彙刊全編，頁5～7。上海美華浸會出版。（上海，民國十六年）。

號，係由張君之友去函向廣州市素波巷十九號，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所索來的⁴⁹，張君的推測，可謂「雖不中但不遠」，證之後來中國共產黨事後的招認，「先驅」半月刊是中共組黨後的預備隊——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⁵⁰，只是編輯地點與編輯者不是廣州及廣州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成員，而是在上海，係由上海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成員所編輯的，在編輯地點的推測上，張亦鏡是推測有誤的。

事實上，從該「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專號」的幾篇專著的內容來看，處處以共產主義思想立論以攻擊基督教的色彩，相當濃厚，稍具此類知識的人，可以從文章的內容輕易看出這種立場的，如赤光所著的「基督教與世界改造」一文中，就說到：

「……，非基督教的國家中的明白人，更是苦口婆心地宣傳非宗教的共產主義以求『世界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却把基督置諸腦後』了。

……。

無產階級的伙伴們，我們受軍閥、官僚、資本家、僧侶、牧師，一班寄生蟲底掠奪欺騙已經够了，我們不要再和和平平的做永劫不復的被宰割的魚肉罷！」⁵¹

而盧淑所著的「基督教與資本主義」一文中，則說到：

「基督教傳播的地方，就是外力蔓延的地方；傳教士所到的地方，就是洋貨流通的地方，我們要知道這便是資本主義帝國開闢的新市場了。

外國教士到中國來，必利用一班中國人做他們的嚮導，外國教士創辦一個教會，必在本地羅致許多智識份子，我們要知道這便是資本主義帝國利用教會豢養知識份子做走狗的巧妙方法了。

……。

他又冒牌社會主義，……，他助資本家掠奪勞動者，他勸勞動者服從資本家，他麻痺了勞動者階級的意識，他磨鈍了勞動者階級的覺悟，……。

……。

所以我們認定基督教是資本主義的化身，教會、青年會，是資本主義間接掠奪無產階級的工具，……。」⁵²

而綺園所著的「基督教與共產主義」一文中，就說到：

「我們反對一切的宗教，我們尤其反對基督教！

49 同註48，頁7。

50 張起厚著：中共及其外國刊物研究(一)(一九一八～一九四八)，共黨問題研究，九卷九期，頁84，共黨問題研究雜誌社出版。(臺北縣新店，民七十二年，九月)

51 同註48，頁54～56。

52 同註48，頁65～67。

我們爲什麼反對宗教呢？因爲宗教是性靈的桎梏，思想的障礙，資本家的護身符，什麼上帝神道都是酖人的魔王，什麼教規信條都是酖人的科例。他不特用形式上的監獄去剝奪人的自由，他又用精神上的鍊軛去毀滅人的個性，馬克斯說：『宗教是人類的鴉片。』……。宗教中的基督教在過去的歷史中，尤其幹了無數量的罪惡。……。

有些孱弱的共產主義者這樣想：宗教毫不妨礙我爲共產黨員，我信仰上帝，也一樣的信奉共產主義。我的上帝信仰也毫不妨礙我爲無產階級革命犧牲而奮鬥。

這種思想根本上是錯了的。宗教與共產主義無論在理論上或事實上都不能相提並論。」⁵³

從上述三位著作中的內容來看，其站立在共產主義的立場上非難基督教，真是再明顯不過的了。

既然站在共產主義的立場上來非難基督教，所以發動非基運動的組織或團體，必與傾向共產主義思想的組織或團體有關，而事實上，中國共產黨在事後都招認了，承認是中國共產黨的預備隊——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首先發難的，其最具體的證據，當推民國十一年（1922）五月五日，由臨時中央局召集，在廣州所召開的第一次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全國大會的第六議決案，該第六議決案係有關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各團體的關係之議決案，議決案的內容大致提到：

「社會主義青年團在社會上活動將與中國現在各團體不得不發生某種關係；有的團體，青年團團員須加入活動，造成中堅勢力；……；有的，須無顧惜的披露其罪惡使青年不致受其迷濛並須以實力推翻之。所以青年團對於中國現在各團體須具體的規定其態度。」⁵⁴

接著說到對基督教青年會的態度應是：

「基督教成爲資本主義的護符，並爲帝國主義的先鋒，已不可諱言，基督教青年會在中國以教育、娛樂等利益引誘中國青年使受美國資本主義化，附設商業科爲美國銀行及商店造就學徒；……青年會之與中國舊勢力結合又可於彼之與中國官僚互相籠絡中見之，所以對於此種團體須用言辭及文字的宣傳披露罪惡，使青年不致受其愚濛沾染。資本主義之毒，於其所設立之義務學校及一切援助勞動者及其他慈善事業應利用之，但須揭穿其目的及用

53 同註48，頁74~75。

54 李天寧編：「共青團」史料選輯，共黨問題研究，八卷三期，頁132。共黨問題研究雜誌社出版。（臺北縣新店，民七十一年，三月）

心。」⁵⁵

再接著說到對非基督教及宗教的團體之態度應是：

「基督教因其為現時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最有勢力的工具，所以是我們最先要反對的。非基督教團體所做的是正是我們所欲做的，非宗教的團體反對一切宗教，因為宗教是桎梏思想，並且在歷史上看來是常與舊勢力結合的東西。反對宗教，所以使青年思想自由而趨革命的路途。因此對於此種非基督教，非宗教的團體應盡力幫助進行。並宜在此種團體內組織青年團同志的小團體。此種小團體應盡量活動以達到指導的地位。」⁵⁶

再接著提到對學生聯合會的態度時應是：

「學生聯合會為學生的結合，為我們在學生中宣傳主義的最好機關。在未組有學生聯合會及祇有名無實的學生聯合會之地方，各學校的青年團同志應提倡組織或改組之。學生聯合會中的青年團小團體應不停的以活動在其中造成中堅勢力。於學生的愛國及爭自由等各種運動中得以指導一切。對於學生聯合會所設之平民學校俱樂部演說團新劇社等，青年團團員應加入其中宣傳主義」⁵⁷。

從上述議決案內容看來，議決案已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對付基督教會的最高指導綱領了，此後，「無須顧惜的披露其罪惡」，「揭穿其目的及用心」，「是我們最先要反對的」。因此非基運動就更發擴大了。

雖然「非基同盟」的組織成立的時間，和發佈宣言的時間，要較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大會通過其「非基」議案要早上一個半月，但自民國九年(1920)的八月起，上海就已經出現有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其後到次年(1921)的年五月又解散了，但其中信仰共產主義的分子，又於民國十年(1921)的十一月，再把該團體重新恢復起來⁵⁸，而且其他大都市也組成了地方性的團體，是以在召開第一次全國大會之前，各地方性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實已經在從事各種活動，而非基同盟組織的成立，宣言的發佈和通電的發佈，就是上海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所策劃推動者，故五月五日該團的全國大會上，有許多的議案決定，只是把各地已在推行的運動，加以肯定與追認而已，並不必要非有了議決案後，才開始發動非基運動，明乎此，就不會對議決「非基運動」之案，晚於實際發動「非基運動」時間的問題感

55 同註54，頁132。

56 同註54，頁132。

57 同註54，頁133。

58 同註54，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五年來的奮鬥，頁118。

到疑惑了。

(2)非宗教大同盟

民國十一年(1922)的三月十一日,在北京有「非宗教大同盟」組織的成立⁵⁹,在十七日的晨報上發表了「非宗教大同盟」的宣言與第一次通電⁶⁰,該宣言與通電電文內容,在南方的上海,有民國日報在二十一日加以轉載,而廣州則有廣東羣報與新民國報,在二十七日與二十八日與以轉載披露,此非宗教大同盟宣言的內容,說到:

「我們自誓要爲人類社會掃除宗教的毒害,我們深惡痛絕宗教之流毒於人類社會十百千倍於洪水猛獸,有宗教可無人類,有人類應無宗教,宗教與人類不能兩立。

人類本是進化的,宗教偏說「人與萬物,天造地設」,人類本是自由平等的,宗教偏要束縛思想,摧殘個性,崇拜偶像,……,總而言之,上帝本身,既不由理化物力所構成,到底是甚麼東西,……,好笑的宗教與科學真理既不相容,可惡的宗教,與人道主義完全違背。

中國在世界,比較起來,是一片乾淨土,算是無教之國,無奈數十年來,基督教等一天一天的向中國注射傳染,最近幾月,毒蝕最張,又有什麼基督教學生同盟,於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要到中國首都的北京舉行,回想我們人類所受過基督教的毒害,比起其他諸教,都重大些,他們傳教的方法,比起他教尤算無孔不入,他們最可痛恨的毒計,就是傾全力煽惑青年學生,青年學生原是很純潔的,不易煽惑,他們便使用不知怎樣得來的金錢,建築高大華麗的房屋,叫做甚麼基督教青年會,他們始而對青年學生說入會的不必信教,其實既入彀中,一步一步的引人入勝,卒至基督教青年會,就是基督教預備學校,就是基督教養成所,彈子房呀,體育會呀,電影呀,名人講演呀,茶會呀,英文呀,津貼呀,……,就是他們施毒的麻醉藥,催眠術,傷心呀,可憐的無限青年具是上當不少,傷心呀,可惡的基督教徒,將置我們青年學生的人格於何地。

宗教的罪惡,千言萬語,那能說盡,平日大多數人,或未注意或不覺其毒害至如此之甚,過細一想,能不傷心,凡有血氣者,能不急起直追,擁護真

59 Ka-Che Yip (葉嘉熾): *Religion, Nationalism and Chinese Students*, p. 23, Western Washington Univ, (Washington, 1980)

60 不著撰人:北京非宗教大同盟宣言及兩次通電,張欽士編國內近十年來之宗教思潮,頁193~199,北京燕京華文學校出版社,(北京,民國十六年)

理。

我們組織非宗教大同盟，實屬忍無可忍，同盟宗旨，僅非宗教，不牽涉一切黨派，亦絲毫無他作用，尤無種族國家男女老幼之別，信教與非教，中無兩可之地，凡不迷信宗教，或欲掃除宗教之毒害者，即為非宗教大同盟之同志，特此宣言，普告天下。」⁶¹

上述的非宗教大同盟宣言，並沒有署名於後，但同日發往外地的通電，亦即「霰電」電文之後，共有七十九位簽名，該霰電的原文說到：

「北京晨報、京報、上海時事新報、民國日報、……。南京大江南報，請轉全國各報館、各學校、各團體、各界同胞、各國同志均鑒，教毒日熾，真理易泯，邪說橫行，人道弗彰，我國本為無教之國，乃近代受害，日趨日深，近聞世界耶教學生第十一次開會，今年四月，又欲舉行於我北京首都之地，亦將於我中國，宣傳迷信，繼長增高，同人等特發起組織非宗教大同盟，依良心之知覺，掃人羣之障霧，本科學之精神，吐進化之光華。同盟宗旨，僅非宗教，既無種族國家男女老幼之別，尤與一切黨派作用無關，同志加入一體歡迎，分途組織亦為會友，惟信教非教，中無兩可之地，愛人救人，必有一致之心，凡我同志，尚希明決，急起直追，幸勿猶豫。」⁶²

霰電電文的最末，要求各地若有回信回電響應，請寄北京大學第一院金家鳳收，並列出北京各學校非宗教同人七十九位的名字⁶³，其中知名人士有李大釗（1889～1927）、李石曾（1881～1973）、蕭子昇（1884～1976）、楊鍾健、金家鳳等人，女士佔了四位，他們是繆伯英、毛恒仁、王仲英、嚴智宣。而其中的李大釗、繆伯英都是中共黨員。

到了同月的二十八日，北京非宗教同盟又發表了「非宗教大同盟簡章」⁶⁴，以圖透由此同盟組織更擴大其影響力。

在上海發起的「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組織與在北京發起的「非宗教大同盟」，兩同盟之間，若加以比較，可以看出有相同之處，也有相異之處，就其相異之處而言：

1. 上海的非基宣言攻擊的箭頭在基督教，而北京的非宗教宣言攻擊的箭頭在一切的宗教。

61 同註60，頁193～195。

62 同註60，頁196。

63 依張亦鏡編批評非基督教言論彙刊全編，頁31～32，所載之名字統計，只有七十八人。

64 同註37，頁355。

2. 上海的非基宣言批評基督教是資本主義經濟侵略的先鋒，而北京的非宗教宣言則批評基督教違背科學，違背真理，違背人道主義。
3. 上海的非基宣言，其背後的意識型態含有濃厚的馬列主義的色彩，而北京的非宗教宣言，其背後的意識型態含有濃厚的「新文化運動」思想色彩。
4. 上海的非基同盟的成員，來自當地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者居多數，北京的非宗教同盟的成員，來自各團體者居多數。⁶⁵

就其相同之處而言：

1. 上海的非基宣言語調與措詞，與北京的非宗教宣言語調與措詞，都非常激烈，令人感覺其措詞是感情勝過理智的。
2. 上海的非基宣言與北京的非宗教宣言，都是反對在北京清華大學召開基督教學生同盟第十一次大會。
3. 上海的非基同盟與北京的非宗教大同盟的幕後，都由中國共產黨所操縱。⁶⁶

從上面就非基同盟與非宗教大同盟兩組織之異同上，再深入的觀察，也可探出成立較晚的非宗教大同盟組織，何以其攻擊箭頭仍重在對付基督教，但却捨非基同盟之名，而取非宗教大同盟之名的原因，現將其原因歸納於下：

1. 非基同盟所含蓋的範圍太狹小，有需要擴大其範圍於全部宗教的反對。⁶⁷
2. 統一戰線下的必然策施，當時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方針之一，「對富於革命性及為無產階級的團體，……我們為無產階級利益的各種奮鬥起見，應與之結成共同的戰線」⁶⁸。故「對於此種非基督教，非宗教的團體應盡力幫助進行。」⁶⁹
3. 可收在非宗教大同盟名義之下，暗收打擊基督教的實效，非基督同盟的名稱係直接指向基督教，打擊面縮小之下，固然有其益處，但招致反擊的壓力也相對的會加大；擴大打擊面，在非宗教大同盟的名義下，可收鬆懈對方警覺心之效。

(3)非基運動的展開

65 同註6，頁46。

66 同註6，頁46。

67 同註46，p. 459，又山本達郎和山本澄子合撰：中國的反基督教運動（1922～1927），張玉法編《中國現代史論集》第六輯五四運動，頁192，聯經出版事業公司。（臺北，民國七十年）

68 同註54，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大會紀略，頁133。

69 同註54，頁132。

自民國十一年(1922)三月時；非基同盟與非宗教大同盟兩組織相繼出現後，宣言與通電也由報紙加以披露，於是各方各地羣起響應，依當時的情況來看，整個非基運動的展開，主要是環繞在全國南、北、中的三大都市，即廣州、北京與上海，然後再由此三大都市向外發展，而擴及到天津、保定、太原、武昌、漢口、長沙等地，現再分別依廣州、上海、北京順序來說明：⁷⁰

1. 廣州地區：

廣州地區，首由當時的廣東羣報，登載轉自「非基督教學生同盟號」的非基文章，然後廣州教育會會長汪精衛(1883~1944)在三月二十九日，在廣州的各日報，刊載了其所著「耶教三大謬見」一文，汪所力斥的耶教三大謬見，在其文章中是這樣說的：

「只是我昨日在公園圍牆上，看見一張佈道的揭帖，却有令人難堪的所在，請說明如左：

(第一)他說信耶穌的享天堂極樂世界，不信耶穌的永死落地獄受苦，這種狹隘酷烈的態度，比起佛教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實在愧死，……，信仰自由，國國都載在憲法，却還有一班夜叉，跑來中國，要將我等拿住發落地獄受苦呢。

(第二)他說「耶穌是真命天子，做天下萬國太平皇帝。」這些話，虧他說得出，竟是保皇黨復辟黨一流人物，民主國內容他們不得。

(第三)他說「天公真神，係造天造地造日月風雲雷雨，造山川河海五穀百果化生萬物」。這些話，很可證明耶教是進化學的仇敵，是一切科學的仇敵。

以上三種，仔細想來，實在於社會教育，大有妨碍，……，近來各處佈道的聲浪，攪得廣州市民氣也混濁了。……。」⁷¹

汪精衛的文章刊登之後，接著刊登出來的非基督教文章有如下的數篇⁷²：

1. 補碎著「宗教與貞潔運動」，三月三十一日廣東羣報。
2. 魯易著「我對於今天貞潔運動廢娼運動的懷疑」，四月一日廣東羣報。
3. 不具名著「廢娼聲中又有廢教運動」，四月一日現象報、共和報。
4. 槎僊著「非基督教的我見」，四月一日廣東羣報。
5. 吳曦如著「讀汪精衛痛論耶教三大謬感言」，四月一日、二日廣州共和

70 同註46，p. 459~460。

71 同註2，頁87~88。

72 同註2，頁10。與頁105。

報、人權報。

6. 汪精衛著「要慎重些」，四月三日，**廣東羣報**。
7. 顧實著「我對於基督教的感想」，四月三日，四日**廣東羣報**。
8. 王錫中著「我們還信仰基督嗎？」四月四日、五日**廣東羣報**。
9. 汪精衛著「非宗教論」（又名「宗教毒民論」），四月四日、五日**廣州現象報**。
10. 何覺甫著「基督教與貞潔運動」，四月四日、五日**廣東羣報**。
11. 汪精衛著「國民教育之危機論」，四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廣州各報**。

此外，廣州方面還有**廣東非基督教學生同盟週刊**的發行，**廣東高師非基督教同盟期刊**的發行，依當時教會界的觀察，廣州方面的非基運動，以**廣東羣報社**為大本營，而響應北方非基運動的領袖，當推當時擔任**廣東省教育會**會長的汪精衛，汪氏除著文多篇攻擊基督教外，還在答覆徐謙（1871～1940）的回函中，以「當然贊成之」⁷³一詞，表明對「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發起的態度。

2. 上海方面

自民國十一年（1922）的三月九日，上海方面倡組「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組織之後，發表了宣言與通電，是「非基運動」的發源地，上海本是人文薈萃之地，許多團體組織都在上海辦有雜誌刊物，鼓吹各種的主義與思想，遇到與己思想主義相反者，則必為文攻擊與批判，故上海非基運動興起之後，除了前節所提到的「先驅」半月刊外，在少年中國學會所辦的「少年中國」月刊上，也登載了許多篇與非基運動有關的專著，如下面所列者：

1. 陳啓天著「我們不該反對耶教與其運動嗎？」，三卷，九期（1922年，四月一日）。
2. 田漢譯「日本學者對非宗教運動的批評（上）」三卷，九期（1922年，四月一日）。
3. 田漢譯「日本學者對非宗教運動的批評（下）」，三卷，十期（1922年，五月一日）。⁷⁴
4. 余家菊著「基督教與感情生活」，三卷，十一期（1922年，九月一日）。

又如在上海創刊的**民國日報**，其副刊名稱叫「覺悟」⁷⁵，在民國十一年（1922），四

⁷³ 同註2，徐謙著：忠告廣東教育會長汪精衛君，附汪精衛覆函，頁143。

⁷⁴ 生命月刊，11卷11期，亦轉載田漢譯著之原文。

⁷⁵ 張起厚著：中共及其外國刊物研究（一九一八～一九四八）（二），**共黨問題研究**，九卷十期，頁100，共黨問題研究雜誌社出版。（臺北縣新店，民七十二年十月）

月七日、十一日、十六日與十七日，也都載有與「非基運動」相關的信件與文章。其中十一日所刊載的一篇，即由沈玄廬（筆名玄廬）所著的「敢問非宗教信徒底反對『非基督教運動』」，影響頗大⁷⁶。該文有如下幾段攻擊的話語，說：

「宗教是人類幼稚時代虛妄的創作，弱者依據宗教作自欺的慰安，強者憑陵宗教施殺人的手段，（一）成爲人間的障壁，（二）不許疑問的信仰。宗教的本身，本來是一件不可思議的沒有的東西，……。

……，宗教的信仰，只是虛構的一種幻境，在有產階級，未嘗不可以作爲清心火的寒泉；可是別一方面，便是誘惑無產階級窮做到死的魔術，收不到寒泉點滴的功，却生受魔術底欺弄，……誘惑無告的無產階級，盡驅入迷陣中信仰但們無可奈何的信仰，這種信仰，叫做迷信，迷信便是無產階級底陷阱，是有產階級掘來坑陷無產階級的，……」⁷⁷

以上玄廬的攻擊言詞，在立論上充滿著共產主義思想的色彩，與最早發出的非基宣言與通電的立場，十分相近，以故教會界推測原不具名的非基宣言與通電上的文辭，可能就是出自玄廬的手筆⁷⁸，總之，上海因係非基運動的策源地，在非基運動的發展過程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3. 北京地區

由於此次的非基運動的導火線，係反對在北京召開的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第十一次大會，故北京地區非基運動的展開最爲熱烈，除了組織非宗教大同盟組織來對抗外，以宣言與通電的發佈來攻擊基督教的行動，也只算是非基運動的最起步的行動，隨後再出版特刊小冊廣爲散發，以便推展非基運動到北京的各角落，特別是學校方面，做得最爲積極，以致各校皆有反應，紛紛成立非基督教學生同盟，並紛紛致回電以響應之，在上海的時事新報，曾刊載了一篇由常乃德撰寫的文章，內中描寫北京地區非基運動的實況說：

「乃觀於連日報紙所載的文電，侈口謾罵之辭，連篇累牘，如『欺騙之毒計』、『窮邪極崇』之說』、『估惡不俊』、『以爲殺盡世人之預備』，（北京平民大學喻森等電文）。如『惡魔』、『鬼俚』（俄文法政專門學校曾紀綬等電文）。如『邪僻自恣』、『肆愚蠢羣衆之毒』、『誓不容彼惡魔再叫囂於此華嚴世界』（北京美術學生啓）。……如『餘孽』、『醜類』、『間諜』、『走狗』（北京高師電文）。……，若詳細舉起來，真是舉不

76 同註2，頁171~191。

77 同註2，頁172~190。

78 同註2，頁190。

勝舉。……。」⁷⁹

除了上述以「侈口謾罵」式的回應來響應之外，北京地區非宗教大同盟組織，更在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第十一次大會的最後一天，亦即四月九日，集聚了千餘位學生，在北京大學舉行集會，請李石曾（1881～1973）、蔡元培（1868～1940）等兩位知名的學者教授，公開發表演說，當日下午一時之後，羣衆聚集於北大第三院，由蔡元培首先開講，但因蔡氏足疾不能站立，故由蔡氏寫就一篇講演稿後，請人代爲宣讀⁸⁰，蔡氏的論點是這樣說的：

「我曾經把複雜的宗教分析過，求得他最後的原素，不過一種信仰心，就是各人對於一種哲學主義的信仰心。……。因爲現今各種宗教都是拘泥着陳腐主義，用詭誕的儀式、誇張的宣傳，引起無知識人盲從的信仰，來維持傳教人的生活，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個人的精神界，可算是侵犯人權的，我所尤反對的，是那些教會的學校同青年會，用種種暗示，來誘惑未成年的學生去信仰他們的基督教。

……，凡事都是相對的，有了引人喝酒的舖子與廣告，就可以引出戒酒會，有了引人吸煙的公司與廣告，就可以引出不吸紙煙會，有了宗教同盟的運動，一定要引出非宗教同盟的運動，這是自然而然的。……。」⁸¹

蔡氏之後，北大李石曾教授接着演講，他攻擊說：

「……，吾又有兩種感想：一則覺得今日之演說，頗乏興趣；二則雖無興趣，然而又有不能已於言者。

何爲而無興趣？因宗教本爲極腐舊已經過去之事；其於學術中，即等於器具中荒古原人所用之石器。吾人生當二十世紀之時代，今日又係與同志諸君研究學問者之談話，又何須仍以原人時代之夢囈，重爲討論？故吾於未發言之先，已自覺無謂矣。但又不能已於言者，則彼基督教學生竟欲於此二十世紀，宣傳原人之故事，而欲其普及，故吾人雖欲無言而不能也。」⁸²

李石曾接着說到學術與宗教的關係，他說：

「……西哲恒云，『科學與宗教之進退，適成反比例』，誠篤論也。請舉例以證之：

以宇宙現象與觀察言之。當人類幼稚之時，如歲時如何遷易？日月如何明晦

79 同註2，常乃德著對於非宗教大同盟之諍言，頁260～262。

80 同註2，頁143。

81 同註3，蔡元培著北京非宗教大會演講之一，頁199～201。

82 同註3，李石曾著北京非宗教大會演講之二，頁202。

？風雨如何起落？……，均不能以學識與工具爲之徵驗而得底蘊，遂皆委之於神靈。殊不知算學天文地質諸學大明，則昔之不可解釋視若神異者，無不可以學術徵驗確切。實則宗教神話之謬，已不待攻而自破矣。……。

總之，人類愈進，學術愈明，宗教愈退，已如上述。反言之，則學術愈幼稚，必愈含有宗教的意味；……。」⁸³

最後，李石曾談道德與宗教的關係，認定所謂「道德有賴宗教維持之言」爲誤謬矣，他更認定「不惟宗教道德爲無用，有之，適反足以縛束人羣良好動機，而阻礙自然良好之發展。」⁸⁴

此次的非宗教大同盟在北京的集會與演講活動，爲北京地區非基運動帶來了高潮，鼓舞了北京許多學校非基運動的推展，四月十五日，根據當天的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的報導，發佈非基督教聲明的學校，有北京大學、朝陽大學、交通大學、南開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北京師範、東南大學等校⁸⁵。但是在北京整個非基運動的方式，也僅止於集會演講聲討，或發表批判攻擊的文章，並沒有由集會演講，經煽動後，進而聚衆遊行市區，展開示威的舉動。

(4)非基運動的落幕

非基運動在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第十一屆大會於北京會議結束前後，除了四月九日在北京舉行非宗教大同盟演講集會之外，同日在江蘇的蕪湖，有非宗教大同盟蕪湖支會舉行了遊行示威行動，不過很快地就被警察當局以高壓手段強制對付了⁸⁶；四月十六日，在上海地區，有大約五十位非宗教大同盟的會員們，解散了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的一次集會，他們並在與會人士中間，散發非基督教的小冊子⁸⁷；而在廣州的觀山地方，於是年(1922)的五月期間，曾有一位女子煽動了一羣民衆，攻擊了一個在當地臨街屬美國希伯崙會(Hebron Mission)的教堂，使得該會的女傳教士不得不尋求廣州美國領事的幫助，希望能得到一紙保護他們教堂的聲明書⁸⁸。

除了上述幾件較暴烈的非基督教行動外，各地只有零星的非基文章刊登出來，而整個非基運動，事實上自此次非基運動的焦點——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第十一屆大會，於四月九日正式結束落幕後，因爲缺乏明確和持續的攻擊目標之下，又加上整個運動呈現的是消極性的抗議方式，儘管反基督教在某些方面，還頗得人心，但

83 同註3，頁203~204。

84 同註3，頁206。

85 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 April 15, 1922.

86 同註59, pp. 27~28。

87 同註86。

88 同註86。

實在無法長期維持於高亢與激情的狀況之中，而組織的散漫，也阻礙全面「非基」的發展，加上來自基督教界以及社會界反擊攻勢越來越強，而非基運動推動的成效與回應，也遠比預期為少，因此非基運動自四月的高潮過後，全國各地都逐漸沉寂下來，尤其是到了暑假，運動的主力人馬——各校的學生們因假期的來臨而回鄉，造成四處星散的現象⁸⁹，使得整個非基運動更是沉寂，雖然到是年的七月，仍有批評宗教的文章刊印出來，但是已起不了什麼作用了。到了秋天新學期開始之後，雖然學生又回校中，但是欲振乏力，毋怪乎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舒曼 (Jacob G. Schurman)，在是年的七月六日，致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就如此說到：

「羣衆已對這次的運動失缺了興趣。」⁹⁰

連領導鼓舞此次非基運動的中國共產黨與其相關組織，事後也都追認此次非基運動是虎頭蛇尾，並且還認定這次非基運動所以落得如此的下場，全係「沒有一個言論機關不斷作揭露基督教會的罪惡，號召和指示人們反基督教鬭爭」⁹¹。

總之，非基運動到了是年年底與次年(1923)年初時，終告落幕，但是其根株未除，所以越年(1924)，非基運動又告再起，展開了較前階段更熾烈的非基運動了。

四、非基運動的第二階段 (1924)

(一)非基運動的再起

(1)「非基督教教育」議論之興起

非基運動的第一階段，在民國十二年(1923)以後，已經沉寂了下來，但非基督教的根株並沒有拔除殆盡，事實上也無法拔除殆盡，隨時可在某種環境之下，有再度復發的可能，而民國十三年(1924)非基運動的再起，其原因之一，就是受到「非基督教教育」議論的影響，進而造成風潮，蔚為又一波的非基運動，比起第一階段的非基運動，還要熾烈，所擴及的地區也比第一階段的非基運動時要廣，對基督教會的衝擊也比上一階段要強，現在將其發展的情形，簡述於後。

先是在民國十二年(1922)的五月二日至十一日，在上海召開基督教第五屆全

89 Jessie G. Lutz (魯珍晞) 著：教育權收回運動中的學生與政黨 (1924~1928)，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會論文集，第三冊，頁 322。

90 同註 59，p. 29。

91 不著撰人著：非基督教特刊（上海民國日報「覺悟」副刊），黎明文化事業公司中共問題原始資料編輯委員會編：中共怎樣對待宗教（中），頁 147，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臺北，民七十三年一月）

國大會⁹²，在大會召開前，出版了一本厚達四百六十八頁的鉅著——*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中華歸主），該書是一本記錄在華基督教勢力與分佈的詳盡研究報告⁹³，對於基督教在華近二十年（1900～1921）來的發展，透過調查統計資料⁹⁴，證明教友人數在急劇地增加；又透過教會學校的學生人數調查統計，也證明在急劇地增加，這份精確的報告書，報告基督教勢力的擴張，也報告教會學校學生人數的增加的實際情形，令教外人仕感到驚訝與恐懼，也明白了當時基督教會對全國教育方面的影響力，因而提高了教外人仕的警覺心。

不久之後，又有中華基督教教育調查會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國基督教教育事業的報告書⁹⁵，該報告書中強調宣教工作與基督教教育之間，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其中說到：

「假如基督教教育失敗，基督教運動將會被非基督教教育和反基督教活動的澎湃波濤淹沒，或它的重要性大為削減，……如果能够積極而明智地把握當前的機會，並將一些不重要的歧見放下，同時羣策羣力來建立一個完整的、積極的、長進的，依據基督教信仰的教育系統，我們便可盼望有一天基督教將成為中國的宗教。這個教育系統也將會創造一個有力量的基督教團體，以它的活動來表揚基督教的精神和原則。⁹⁶」

以上的論調，在教外人仕中聽來，自然是不能接受的，而且更提昇了他們的警覺心與防範之心，於是紛紛發為言辭與論文⁹⁷，反對基督教教育在中國地區的實行，其中又以蔡元培發表反對的論文——「教育獨立議」為最早，發表於新教育雜誌之上，不久其中的論調，又在民國十一年（1922）四月九日舉行的非宗教大同盟集會演講中，宣講了一遍，蔡氏的論調有三：

「一、大學中不必設神學科，但於哲學科中設宗教史、比較宗教學等。

二、各學校中均不得有宣傳教義的課程，不得舉行祈禱式。

92 李幹忱著：一九二二年基督教全國大會，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六期，頁177，中華總行委辦會。（上海，民國十年）

93 查時傑著：民國基督教會史(1917～1922)，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九期，頁291～292，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臺北，民國七十一年十二月）

94 Milton T. Stauffer（司徒敦）and M. Gardner Tewksbury（都立華）編：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San Francisco 1979)

95 劉湛恩著：反對基督教教育之一般評論，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八期，頁123，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上海，民國十四年）

96 Christian Education Commission, Christian Education in China 頁61～62，上海商務印書館。（上海，民國十一年）

97 Kenneth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p. 780-788, Ching-Wen Publishing Company（成文出版社），(Taipei, 1970)

三、以傳教爲業的人，不必參與教育事業。」⁹⁸

蔡元培在教育界的聲望極高，在他倡言之下，其登高一呼的影響力極大⁹⁹。到了民國十一年（1922）的七月間，全國性的教育組織之一——中華教育改進社，在山東省的省會濟南市，舉行了該教育改進社的第一次年會的聚集，會中有胡適、陶孟和（1887～1960）、丁文江（1887～1935）三人的提議，對初等教育提出議案爲：

「凡初等學校（包括幼稚園）概不得有宗教的教育（包括理論與儀式）。」¹⁰⁰而其理由則爲：

「兒童當此時期，感受力最強，而判斷力最弱，教育家不應該利用這個機會，灌輸『宇宙中有神主宰』、『上帝創造世界』、……等等不能證實或未曾證實的傳說，……，總之，學校不是傳教的地方，初等學校，猶不是傳教的地方。利用兒童幼弱無知爲傳教機會，是一種罪惡。」¹⁰¹

結果該提案被通過，乃由該社函達各教會學校，及悟善社等等宗教團體所設學校，此外還以文字鼓吹。雖然上面的議決案，對於各教會學校與悟善社等等宗教團體並沒有約束力，但却代表中國部份教育界人士對基督教教育的看法，其在擴散「非基督教教育」思想的普及上，自有他的影響力，起了相當的作用，不久，再經國家主義者的發難，非基督教教育思潮就更爲高漲。

提倡「國家主義」信仰的少年中國學會，會員余家菊（1898～1976）在該會少年中國刊物上，於民國十二年（1923）二月出版的第四卷第七期中，發表了一篇名爲「教會教育問題」的長篇鉅作，在此篇文章中，非難基督教教育，言辭苛刻，文中說到：

「於中華民族之前途有至大的危險的，當推教會教育。教會在中國取得了傳教權與教育權，實爲中國歷史上之千古痛心事。中國非野蠻地方，非無人文之國度，何須別人來傳教，又何須別人來興學。」¹⁰²

接著余氏攻擊教會教育之危害處，有：

「一、教會教育是侵略的，……，基督教本是侵略的宗教，祇知有己，不知有人。凡信仰基督的，都是上帝的兒子。凡信仰異教的，都是野蠻民族，……，他底精神上，根本祇許自己存在，不容異教立足。這種一手持經典，一

98 孫德中編：蔡元培先生遺文類鈔，頁100，復興書局，（臺北，民國五十年）

99 同註3，蔡元培講：北京非宗教大會演講之一，頁200。

100 同註3，中華教育改進社初等教育組織議決案，頁271。

101 同註3，頁272。

102 亦收錄於張欽士編：國內近十年來之宗教思潮一書內，頁305～338。北京燕京華文學校出版社。（北京，民國十六年）

手持寶劍的態度，正不讓於回教。……。

二、基督教製造宗教階級：中國社會從來是四民雜處，三教同居，沒有階級的觀念，歧視的意識。基督教對於他教既取攻擊的態度，對於同教又施團結的技術。既經奉教之後，除上帝與耶穌外，不得崇拜第三者，精神上的桎梏，可謂極嚴峻之能事，……，教徒底心思爲其所懾服、所麻木，執著成見，依傍他力之神，不能自拔，亦不知求自拔。……宗教社會對於教育進步之妨碍，祇須將英國教育現狀一看，……，當無不可以恍然之處。……。

三、教會教育妨害中國教育之統一：……，教育制度與教育方法，儘可千變萬化，而教育精神則不可不一貫。教會底教育方針，則完全與此相反，不重要的地方，可以與政府底規程妥協，而於重要的地方，則無論如何，不能改變：……。基督教會是一個有組織的團體。歐洲政教不分的時代，宗教機關就是行政機關，現在他們又施其故智於我國了！一面既不承認向我國政府機關註冊，遵守中國法律，一面又自爲種種組織：設官立職、發號施令，中華民國國土內儼然又出現了一個基督教王國。」¹⁰³

最後余氏在文章中提出「宗教與教育」不可相混，指出：

「從教育事業之性質而言，教育者是公衆之服役者，不得利用職權以宣傳自己底信仰；從教育之職責言，教育須促進社會之文化，而宗教則使啓發文化之理智麻木，宣揚文化之膽氣消沉，從教育之目的言，教育在使被教育者之精神諧和統整，以完成其人格之健全；而宗教則利用情意之弱點而助長其矛盾。是故將宗教混入教育之中，無一可恕之處。」¹⁰⁴

而談論到此後中國教育之前途，應達到「教育中立」之目的，其法則在：

「第一於憲法教育章中明白規定教育於各宗教恪守中立。

第二施行學校註冊法。

第三施行教師檢定法。

第四嚴格施行義務教育法規。

第五未經註冊之學校之各級學生或畢業生，不得享受各該級學生或畢業生之權利。」¹⁰⁵

余家菊的論文發表後，引發了全國各地更多的迴響，少年中國學會因勢利導，於是年（1923）的十月，出版了國家主義的教育一書，由遠在巴黎的余家菊與李璜兩人

103 同註102，頁315~323。

104 同註102，頁331~332。

105 同註102，頁333~336。

共同主編¹⁰⁶，交由中華書局印行，內中全係收集有關非基督教教育的論文，余氏的兩篇代表作——「基督教與感情生活」與「教會教育問題」也收錄在其中，全書以「教育救國」為出發點，認為教會教育將對整個中華民族之前途有至大的危險，因為教會教育是侵略的，是妨害中國教育統一的。他們也呼籲教育界在當時正提倡「尊重主權，保全領土」與「收回治外法權」的政治與外交的主張時，亦應重視教育權為國家的主權之一，因而提出「收回教育權」的主張。此書的出版問世，無異也代表著當時對非基督教教育議論的一個里程碑，往後要邁入一個新階段，要以實際的「收回教育權運動」，積極地由議論進而行動了。

(2)收回教育權運動的發展

在國家主義的教育一書出版的同時，即民國十二年（1923）的十月，主張國家主義的少年中國學會，在蘇州召開第四次年會，與會會員所議決的綱領中，其第四款就敘及了對教會教育的反對立場，該教條文為：

「……提倡民族性的教育以培養愛國家保種族的精神，反對喪失民族性的教育及近於侵略的文化政策。」¹⁰⁷

表明了非基督教教育思潮的鼓吹，已由個人的鼓吹反對，進而成為團體的綱領，亦為團體中各成員所當遵守與普及鼓吹的對象了。

除了國家主義的少年中國學會為收回教育權而大力鼓吹外，主張共產主義的中國共產黨，也在是年（1923）的六月，於廣州所召開的該黨第三次大會中，在議決的黨綱中，通過對基督教教育採反對的態度，像第一條條文中所列：

「廢除帝國主義列強不平等條約，實行保護關稅，限制外人在華教會、學校、工廠和銀行等的設立。」¹⁰⁸

又如第十二條條文中所列：

「實行義務教育，教育與宗教絕對分離。……。」¹⁰⁹

顯見中國共產黨於民國十二年（1923）六月之後，視非基督教教育，收回教育權為其所要積極執行的任務了。

中國共產黨的預備隊——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也在是年（1923）的八月，在南京的東南大學，召開該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議決的提案中，通過了「譴責

¹⁰⁶ 楊翠華著：《非宗教教育與收回教育權運動（一九二二～一九三〇）》，頁53，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臺北，民國六十七年）

¹⁰⁷ 轉引自楊效春著：「基督教之宣傳與收回教育權運動」，中華教育界，十四卷八期（上海，民國十四年）

¹⁰⁸ 王健民著：中國共產黨黨稿，第一編，上海時期，頁80，中文圖書供應社，（臺北，一九七四）

¹⁰⁹ 同註108，頁81。

教會學校，建議在教會機構內設置反基督教的細胞組織的決議¹¹⁰，因此透過這次的決議，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也開始積極地在收回教育權的運動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在開始的時候，也是透過該黨和該團所經辦的雜誌，如「嚮導」週刊¹¹¹、「中國青年」週刊¹¹²，刊載批評與攻擊的文章，以「嚮導」週刊而言，在該刊上就可尋到許多篇言辭激烈非基督教教育的文章，現在列表於下：

1. 振宇著：北京教會學生的單獨對日示威運動，嚮導第二十一期，民國十二年（1923）四月十八日¹¹³。
2. 振宇著：以後一切對華侵略皆將以教育的形式出之，嚮導二十二期，民國十二年（1923）四月二十五日¹¹⁴。
3. 陳獨秀著：外交問題與學生運動，嚮導二十三期，民國十二年（1923）五月二日¹¹⁵。
4. 陳獨秀著：洋人勢力下之宜昌學生與上海學生，嚮導二十六期，民國十二年（1923）五月二十三日¹¹⁶。

而以中國青年週刊而言，這份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繼承已停刊的「先驅」雜誌，於民國十二年（1923）的十月創刊之後，也不時的刊載非基督教教育與收回教育權的文章¹¹⁷。

此外由廣州學生所組織而成的新學生社，他們受到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指導下，該社所發行的新學生月刊，也常刊登非基督教教育的文章¹¹⁸，如：

1. 洪濤著：外交運動與教會學生，新學生，民國十二年（1923）七月一日¹¹⁹。

110 同註54，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五年來的奮鬥，頁119。

111 王章陵著：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史論（一九二〇～一九二七），頁146～147，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出版。（臺北，民國六十二年）

112 同註111，頁149～150。

113 嚮導週報，第廿一期，（上海，一九二三）

114 嚮導週報，第廿二期，（上海，一九二三）

115 嚮導週報，第廿三期，（上海，一九二三）

116 嚮導週報，第廿六期，（上海，一九二三）

117 同註89，頁11。

118 謝扶雅著：近年非宗教及非基督教運動概述，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八期，頁20，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上海，民國十四年）

119 新學生月刊，第1期，（廣州，民國十二年）

2. 鍾婉華著：教會學校的信教自由，新學生，民國十二年（1923）八月十六日¹²⁰。

從上述的情況看來，在民國十二年（1923）的時代裏，國內瀰漫著一股非基督教教育的風氣，而非基督教教育的風氣，若未加疏導，基督教會的回應也未能及時反應時，這一股非基督教教育的風氣，就將在一些團體的煽動及導引下，走上更激烈的路途，不幸的是民國十三年來臨後，非基督教教育的風氣，因著教會學校的學潮發生，轉而昇高為非基運動的態勢，透過動聽的「收回教育權」的主張與口號，使得這第二波的非基運動，顯得格外的激烈，遠非民國十一年（1922）的非基運動可相比擬的。

(3)教會學校的學潮到非基運動的再起

雖然非基督教教育和收回教育權是當時國家主義信仰者、共產黨、中國國民黨等政治團體的共同願望，但收回教育權的手段方式，各政治團體間是很有不同的¹²¹，其中國家主義的信仰者，在方式上就反對以暴動或武力手段來進行收回教育權，因此當學潮等較激烈的方式已經發生之後，他們仍然不改他們的看法，國家主義者的健將左舜生（1893~1969），在民國十三年（1924）的十月二十五日，刊出的言論，仍然是：

「現在惟一的辦法，只有力謀統一教育界的輿論，而根本之根本，則在一以國家主義精神貫徹之。現在，現在我們的努力，應該全部用於以國家主義的精神造成全國一致非收回教育權不可的輿論。」¹²²

然而中國共產黨對於收回教育權的方式，其主張就相當激烈了，當學潮等較激烈的方式發生之後，不但馬上在他們的刊物上發表有關的報導，而且完全站在贊成的立場上，給與無條件的支持，如民國十三年四月時，廣州「聖三一」學校發生學潮之後，中共主辦的嚮導週報，立刻登刊了許多聲援的文章，如：

1. 廣州聖三一學生宣言，民國十三（1924）年四月三日¹²³。
2. 『聖三一』學生第二次宣言，民國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¹²⁴。

稍後陳獨秀在嚮導週報上，發表一篇名為「收回教育權」的文章，文章中強調說：

「與其主張收回教育權，不如主張破壞外人在華教育權。」¹²⁵

120 新學生月刊，第4期，（廣州，民國十二年）

121 同註89，頁321~322。

122 左舜生著：收回教育權應注意的一點，醒獅，第三期，（上海，民國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123 嚮導週報，第六十二期，（上海，一九二四）

124 嚮導週報，第六十七期，（上海，一九二四）

125 嚮導週報，第七十四期。（上海，一九二四）

顯見中共主以「破壞」的方式來取得教育權，而破壞的方式，在陳獨秀的文章中，認為不能寄望於教育界本身或政府，要寄望於「在教會學校的二十萬男女青年這樣的覺悟和決心」。126

有關為爭取收回教育權而在教會學校發生學潮者，最起始的一間學校，當推民國十三年（1924）的四月間，在廣州的英國聖公會所屬的聖三一學校的學潮，當時的導火線則在該校學生要組織學生聯合會，並有成立學生政府的企圖，經英國校長否決，引起學生之抗議而與校方對抗，該校校長聲稱該校受英國領事保護，學生不准為所欲為，繼之關閉學校，於是學生也以罷課對抗，並發表了宣言，堅決主張：

「在校內爭回集會結社自由，反對奴隸式的教育，爭回教育權，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127

廣州「聖三一」學校學潮發生之後，在一個月之內，全國的江蘇徐州、江蘇南京、福建福州、廣東廣州等地的教會學校，都有連鎖的學潮發生¹²⁸；一時之間，以激烈手段來爭取教育權收回於國人手中的方式，明顯地佔了上風。易言之，各地教會學校有學潮的發生，肇始於先有非基督教教育的議論、批評與聲討，然後集中於以「收回教育權」此一明顯而具體的對象為追求的目標，最後落實於透由學生運動的運作，運動鼓舞學生進行學潮以達到其目的。

等到各地教會學校的學潮鼓動起來之後，接著而來的就是非基督教運動的再度復甦，一方面鬧學潮的學生，因仇恨教會學校而非基督教，非基督教運動就會透由這批學生之活動與宣傳而迅速傳揚開來；另一方面擁有各種政治立場的政黨，透過政黨所辦的刊物，除了著文擁護並支持此次的學潮之外，也會更深入和持久地去聲援學生們去對抗教會學校，因而非基督教運動也就在攻擊教會學校之下迅速地展開了，就在民國十三年（1924）的四月學潮發生之後，非基督教運動就再度復甦，隨及蔓延於全國。

就教會學校的學潮紛起到昇高至非基督教運動的復甦，其間的過程有時又是互為因果的，教會學校常被非教人仕攻擊及指責的錯誤有下列八項，按序而下是：

「(1)專制，(2)恐嚇，(3)強迫，(4)虐待，(5)守舊，(6)禁止愛國，(7)妨礙個性發展，(8)是亡國奴養成所。」129

上述的每一項目既被非教人仕視為教會學校的罪惡，誓言要全力打倒，自然會透由

126 同註125。

127 不著撰人著：教育界消息，教育教誌，第十六卷，第六期，（上海，民國十三年）

128 同註106，頁78。

129 上海中國青年社和非基督教同盟合編：反對基督教運動，（上海，民國十三年十二月），又見註118，頁23。

學潮而與教會學校對立，然後思想到教會學校係由基督教會所支持，並以財力與人力的援助，達到基督教勢力的擴展，是故在學潮興起與教會學校成尖銳對抗後，必然視教會為教會學校的幕後的支使者，因而擴展其打擊面，攻擊到教會，使非基督教運動因而復甦起來。

然而也有許多教會學校發生的學潮，是受到非基督教運動興起之後，受非基督教運動的鼓舞而產生的，因此學潮與非基督教運動實互為因果，在民國十三年（1924）的時代裏，常是「學潮通常都在當地反基督運動的前後發生」¹³⁰。

以民國十三年（1924）十一月，在河南開射的濟汴中學學潮而言，在時間上距廣州聖三一學校的學潮已有半年以上的時間，故其學潮發生的原因，受非基督教運動的鼓舞較大，當年的十月，全國教育聯合會於開封召開第十屆年會，受到非基督教運動再起的鼓舞，會議中的提案充分有著強烈的非基督教的色彩，決議通過的兩案（1）教育實行與宗教分離案。（2）取締外人在國內辦理教育事業案¹³¹。其細則部份非基督教的色彩仍然濃厚強烈，因此刺激了當地的教會學校濟汴中學學生思想，要求該校校長向政府當局立案，減少聖經課程，信教亦應自由，結果被該校校長拒絕，並且開除學生代表九十餘人，因此引發了學潮，從而擴及全開封市¹³²，影響所及，使非基督教運動更為壯闊。總之，學潮與非基督教運動在民國十三年（1924）的時代裏，常互為因果，學潮伴隨著非基督教運動的再起而日益擴大，也掀起了非基運動的序幕。

（二）非基運動的再起之二

（1）非基督教同盟

民國十三年（1924）的非基運動之再起，除了由非基督教教育，繼而收回教育權運動，再進而由教會學校的學潮，最後發展出非基督教運動之外，還有另外造成此次非基運動再起的原因，若說上一節所描述的係由國家主義的因素，而導致其中的演變，終致有民國十三年（1924）的非基督教運動的爆發，則本節所描述及探求的，乃是當年還有由反帝國主義的因素，進而導致非基督教運動的再起，下面就從「非基督教大同盟」這個組織先來說起。

在民國十三年（1924）的夏天，上海的浸會書院（Baptist College）的幾位學生，與校方當局有所衝突爭執，結果被勒令退學離校，這些學生就開始在上海發起

¹³⁰ 同註6，頁54。

¹³¹ 同註106，頁84。

¹³² 同註106，頁84~85。

非基督教運動¹³³。到八月初，上海這些參與非基督教運動的份子，爲要使非基運動昇高，覺得有組織團體的必要，所以一個名叫「非基督教同盟」的組織就出現了¹³⁴，該同盟的組織，依據中共附屬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報的記載說：

「一九二四年八月初，上海有些青年重組『非基督教同盟』，借『覺悟』（民國日報副刊）出一週刊，以指導和聯絡這種運動。」¹³⁵

而當年的反基督教週刊，在一篇名叫『本同盟的經過』的文章中，也說到過去民國十一年（1922）的非基運動逐漸「沈寂無聞」¹³⁶，是因：

「決有永久機關和出版物指導和聯絡這種運動。」¹³⁷

所以這次民國十三年（1924）的八月，有非基督教同盟的組織出現，是衡諸外在環境可以發展之下，重組昔日的非基組織，以便指導和聯絡整個非基運動的。

非基督教同盟在上海組成之後，有宣言對外發表，其宣言中對反基督教的原因有所說明，他將之分爲一般意義上與特殊意義上之反對，就一般意義上之反對原因，宣言中說到：

「最初期文化遺留下來的各種宗教，都號召一個虛偽的和平觀念。他們不但沒有指出一切不和平底癥結所在，而且其自身的迷信妬忌糾紛，正以形成社會不和平現象之一。……，又都號召一個虛偽的幸福觀念，他們所希望的幸福，都在末來世界，天宮、西方、天國等；輕視現世界之肉體的物質的奮鬥，而且以爲奮鬥亦無濟於事，因爲現世界一切生滅榮枯，都由神爲天定，無關於人力之短長。以此暴君不必與抗，富豪不必與爭，率全世界勞苦平民，信神安命。但知心榮天國，不妨身陷水火，這是何等世界，這是何等罪惡！各種宗教都有這些同樣的罪惡，而基督教組織強大，其爲害亦特深廣，……。」¹³⁸

就特殊意義上之反對原因，宣言中說到：

「封建時代基督教列在特權階級。一入資產時代，……，乃因資產階級自身已成爲特權階級，遂轉而保留基督教，利用基督教。第一是用他麻醉本國的工人階級，使其相信社會之貧富出於神意，不應以階之爭，破壞現社會制度

¹³³ 同註7。

¹³⁴ 同註3，不著撰人著：非基督教大同盟宣言及簡章。頁376~381

¹³⁵ 秋人著：反對基督教運動的怒潮，中國青年叢刊，第三集，頁179，中國青年社出版。（廣州，民國十四年）

¹³⁶ 不著撰人著：本同盟的經過，反基督教週刊，第二期，頁2，廣州民國日報館。（廣州，民國十四年二月）

¹³⁷ 同註135。

¹³⁸ 同註3，頁376~377。

，致違神意。第二是用他麻醉被征服的殖民地之民衆，使其相信他們的兵艦軍隊，是爲了贈送上帝的福音而來，是爲了贈送教育及一切文化而來，不是爲了搶劫金錢而來；使被征服的民衆，對他們永遠感恩戴德，不思反抗。資本主義者保留基督教這第二個作用，正是我們中國人不得不特殊反對基督教之最大理由；神父牧師頭裹走，軍艦兵隊後面跟。……。八十年來這種傳教通商現象，我們怎能够忘記！

近年以來，他們佈教方法日臻巧妙，由教會，而學校，而醫院，而青年會，而社會服務團，而童子軍，而平民教育，日益遮掩其佈教面目，日益深入社會，迷惑無數青年。……。他們來到中國，無論是佈教與教育，有意的或無意的，都宣傳其國際資本主義的國際觀念，以破壞中國的民族覺悟與愛國心，所以我國應該於一切宗教中特別反對基督教。」¹³⁹

再就其所刊發的簡章內容而言，闡明其宗旨在於：

「秉愛國之熱忱，具科學的精神，以積極的手段，反對基督教及其所辦一切事業。」¹⁴⁰

而在簡章中，也說明其同盟組織的方式爲：

「本同盟由大會舉出五人組織委員會，總理一切事務。委員之職務分配如左：

一、執行委員——(一)開會時爲主席；(二)對外爲代表；(三)管理本同盟經濟事項。

二、書記委員——(一)開會時爲記錄；(二)管理一切文件及通信。

三、宣傳委員二人——負編輯出版物及一切宣傳之責。

四、圖書委員——管理本同盟所有圖書。」¹⁴¹

同盟的工作重點，則強調說在：

「一、文字宣傳——刊行出版物等。

二、口頭宣傳——舉行演講會等。

三、研究——研究基督教及其所辦事業之內容。」¹⁴²

依據當時資料上的記載，民國十三年（1924）八月組成的非基督教同盟，第一屆的五位常務委員爲高爾伯、柯柏年、唐公憲、徐恒耀、張秋人¹⁴³，內中執行委員

¹³⁹ 同註3，頁377~378。

¹⁴⁰ 同註3，頁379。

¹⁴¹ 同註3，頁379~380。

¹⁴² 同註140。

¹⁴³ 同註59，p. 40。

爲唐公憲；此五位委員之中，唐、柯、張三人爲中共黨員，高爲中國國民黨上海支部宣傳單位的秘書。非基督教同盟組成後的贊助者，還包括有廖仲凱(1878~1925)、汪精衛(1883~1944)、施復亮(1889~1970)、鄒魯(1885~1954)、楊賢江(1895~1931)等知名人士。

非基督教同盟依據其簡章中所言，要重視文字宣傳，刊行出版物，該同盟成立後半個月，在民國十三年(1924)的八月十九日，出版了「非基督教特刊」第一期，該特刊雖是單獨以十六開本，每期八頁的週刊方式出刊，但是仍在名份上，係作爲上海民國日報的副刊——「覺悟」的特刊出版的，此「非基督教特刊」自民國十三年(1924)八月十九日出版第一期之後，以週刊形態，每週週一出刊一次，但到民國十四年(1925)初的第二十期開始，改爲雙週刊，時間也改爲週三出刊，直到民國十四年(1925)的三月二十五日，出刊到第二十五期之後停刊¹⁴⁴。

該「非基督教特刊」，依日後中共所出刊的「五四時期期刊介紹」一書中所言：

「在第十期以前，除去論文和『短兵』之外，沒有辦什麼專欄；從第十一期陸續增加了『社評』、『言論』、『評論』、『討論』、『寫真』、『專載』、『消息』、『通信』等等專欄；在非基督教周前後，也曾出過有關的專欄；此外還有少數的文藝作品。第二四期新闢的『尖兵』一欄，就其內容和格調來看，只是『短兵』的改換名稱而已。這一欄的文章短小精幹，文筆幽默，富於諷刺，揭露尖銳，和『嚮導』周報的『寸鐵』一樣相似。

這個刊物內容豐富，鼓動性、戰鬥性強，而且基本上反映了非基督教大同盟的工作的全貌。」¹⁴⁵

再依據謝扶雅的統計，非基督教特刊到民國十三年(1924)年底止，正好發刊二十期，在此二十期之內，共計登載了六十一篇反對基督教的文章¹⁴⁶，此外聶文匯曾編有非基督文字索引正編¹⁴⁷與續編¹⁴⁸，把「覺悟」特刊的「非基督教特刊」各期的非基督教文字，都加以分類，可分成四大類，每一大類中，再可分成若干小類，足可稱之爲洋洋大觀，嘆爲觀止。

綜觀本階段透由「非基督教特刊」的文字上非基督教，其主要論點在攻擊「基

144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編：非基督教特刊，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三集，63頁，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五九）

145 同註144，頁63。

146 同註118，頁21。

147 聶文匯編：非基督文字索引，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八期，頁143~176，中國全國基督教協進會。（上海，民國十四年）

148 聶文匯編：非基督文字索引續編，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九期，頁98~118，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上海，民國十六年）

督教為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揭露基督教所辦文化事業的真象，基督教高唱的所謂『中國歸主』、『人格救國』的實質，以及外國教士在中國橫行霸道等罪行」¹⁴⁹。此外還陸續報導了各地非基督教運動的情形¹⁵⁰。

非基督教同盟組織成立後，除了上述的文字宣傳工作之外，該同盟的工作，依據特刊第九期上的一篇名叫「革命青年底重要工作——反對基督教」的內容上披露，是要：

「號召反對基督教的人們，打倒帝國主義的人們快起來團結；在個人所在的地方組織非基督教團體，成立非基督教的書報社，舉行非基督教的通俗講演，刊發非基督教的印刷小冊，喚醒一般民衆迷信洋教，崇拜洋大人，依賴洋勢力的迷夢。」¹⁵¹

顯見該同盟負有從中去指導與聯絡各地成立非基督教同盟支部的責任，再依基督教界人士謝扶雅的調查報告說：

「他們在各處城市及各學校內組織同盟支部，在城市者，如蘇州、安徽、浙江、湖南、湖北、河南、四川、江西、山東、山西、廣州、北京、東京等處；在學校者如上海南方大學、法政大學等處。」¹⁵²

而後期的調查報告，在五四期刊介紹一書中的披露，共有下列的地區擁有組織，該文說到：

「在上海、南京、蘇州、寧波、杭州、紹興、安源、九江、長沙、汕頭、廣州、濟南、青島、太原、西安、重慶以及河南、河北和日本等地都先後組織了非基督教同盟。」¹⁵³

當各地區有了非基督教同盟的分支組織之後，以上海地區為中心，透由覺悟的「非基督教特刊」作通訊的工具，彼此互通聲氣，互相奧援¹⁵⁴，使得非基運動的發展，由點而進入了面。至此，「非基督教同盟」計劃發動羣衆，以便使非基運動能深入民間，期望將非基督教的情緒昇高，能由過去言論的攻擊，進而有組織的、非暴力的行動，於是遂有「非基督教週」的大行動。

(2)非基督教週

當上海地區的非基督教同盟，策動各地組織非基督教同盟的分支機構，進入完

149 同註144，頁65。

150 同註144，頁65。

151 非基督教特刊，第九期，上海民國日報，覺悟副刊，（上海，民國十三年十月十四日）

152 同註118，頁20。

153 同註144，73頁。

154 同註135。

成階段的時刻，在時間上言，已進入民國十三年年底的時候，此時要想發動全國性的非基督教行動，則耶誕節是行動的最佳機會，耶誕節的目標明確，在籌備打擊的時間上言，也十分充分，因此非基督同盟作成了決定，計劃推動「非基督教週」的積極行動來打擊國內的基督教會，為非基運動掀起再一次的高潮。

非基督教同盟於是在民國十三年（1924）的十二月九日，透過覺悟的特刊——非基督教特刊刊登了該項計劃，宣佈擬定在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為「非基督教週」，以這一週的活動來打擊基督教會，在該第十八期的特刊中¹⁵⁵，宣佈了非基督教週的活動項目，同盟要求大家努力去做好下列的幾項工作：

- 一、集合非基督教運動者和同情於非基督教運動的人，做大規模的示威運動，以引起民衆的注意。
- 二、開公開演講會，演講基督教對於中國之危害和非基督教在中國之意義。應想法吸引民衆的到會。演講宜通俗，不宜過於專門。
- 三、印各種通俗傳單，到民間去散佈，以補助演講會之不足，使民衆人人都明瞭非基督教運動底意義重要。
- 四、努力將總部所印行的小冊子，在知識階級中散佈，並設法使他們加入非基督教運動隊伍，合力做非基督教運動。
- 五、向對非基督教運動表同情的人，解釋團結之必要，勸他們加入本同盟，以擴大本同盟的實力。
- 六、其他方法¹⁵⁶。

除了上述的工作之外，上海的非基督教同盟正在此時編輯出版了一本非基督教的小冊子，取名叫「反對基督教運動」，以作為此次羣衆運動的參考，該本小冊子的編輯過程中，中共的中國青年社也出力不少，該社也列名為編輯者的地位¹⁵⁷，該本小冊子中所收集的文章計有下列各篇：

- 一、反對基督教運動：楊賢江原作，惲代英（1895～1931）改寫。
- 二、傳教與帝國主義：李春蕃（柯柏年）著。
- 三、基督教與中國：梅電龍著。
- 四、近代的基督教：蔡和森著。
- 五、耶穌是什麼東西？朱執信（1885～1920）遺著¹⁵⁸。

155 春蕃著：非基督教週，非基督教特刊，第十八期，上海民國日報，覺悟副刊。（上海，民國十三年）

156 同註155。

157 同註111，頁180。

158 同註111，頁180。

到了民國十三年（1924）的十二月二十二日，「非基督教週」的非基督教行動，果真在長沙、廣州、濟南、武漢、九江、上海、蘇州、徐州、杭州、紹興、寧波等地爆發出來，透過遊行示威，散發傳單，分隊講演，到教堂擾亂秩序等方式，十分熱烈地進行着，造成繼民國十一年（1922）四月九日非宗教同盟演講會之後，再一次的非基運動之高潮，現在把各地的非基督教週的活動，擇要地寫在下面：

一、上海地區

首先在覺悟的非基督教特刊第十九期中，刊布了一特別通告，向上海市民宣告說：

「逕啟者：基督教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一種工具，敝同盟秉愛國之熱忱，謀民族之解放，除於隨時反對基督教外，特於耶穌生日舉行反對基督教演講大會，以喚醒國民之覺悟，屆時歡迎各界駕臨！……。」¹⁵⁹

而中共的共產主義青年團（The Chinese Communist Youth League）的機關雜誌中國青年，也在此時刊登同盟的新號召，號召全上海乃至全國各地區的非基運動的組織，要他們作如下的行動：

「一、應當到基督教勢力中間，把基督教一切罪惡都宣佈出來。

二、應當到教會、青年會、教會學校的聚會中間，散佈反對基督教的傳單。

三、應當明白規定從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二十六這三天，是……全國一致的舉行反對基督教運動的日子。」¹⁶⁰

該中國青年雜誌，還刊登了他們自己對外響應「非基督教週」的宣告，並且詳細介紹與同盟合刊的非基督教運動一書的內容，鼓勵同胞購買閱讀¹⁶¹。

二、南京地區

依據非基督教特刊第二十期中所刊載的「南京反基督教運動」一文的報導，再經「五四期刊介紹」一書的轉載介紹，當地非基督教週的活動是這樣的：

「在南京，非基督教同盟的宣傳隊跟在傳教的隊伍後面走，看到他們把傳單給那個人，就也把傳單遞給那個人。傳單內容都是揭露基督教的罪惡，號召和揭發大家反基督教的。於是這樣一種滑稽事不久便傳遍下關了：『呵！壞了！反基督教的神跟著耶穌走』；還有的和散發傳單的教徒遇着了，教徒誤認為同是教友，因而就乘著教徒忙不及看的時候，同他交換幾十張傳單

159 不著撰人著：本同盟消息，非基督教特刊，第十九期，上海民國日報，覺悟副刊（上海，民國十三年）

160 反對基督教運動，中國青年彙刊，第三集，頁110，中國青年社出版，（廣州，一九二五年）

161 Anti-Christian Campaign Literature, Chinese Recorder, 56:2 pp. 129~130 (Shanghai, 1925)

162 同註144，頁74。

，請他……散給他的教友們。』」¹⁶²

此外，還有如下的報導說：

「最有趣的是當『一些教徒紛紛從微明的電燈光裏走入禮拜堂的時候，便據在路口上每人給他們一張，有些教徒似乎很不願意接受……贈品的樣子。我們說一聲「傳單」「請拿」！他們便諾諾連聲接受了。及至散完了的時候走到禮拜堂去看，行禮的時間還未到，滿滿的一禮拜堂人幾乎個個都拿了我們的傳單，在很明亮燈光下且虔且誠的默誦，講臺上的牧師踱來踱去，時時用很滿意的目光注意他的教徒們，以為他們這個時候是在很敬誠的溫習聖經』」。¹⁶³

三、長沙地區

依據非基督教同盟的五位委員之一的張秋人所著「反對基督教運動的怒潮」一文的記載，對湖南省會長沙地區的非基督教週的活動，有如下的記載：

「教會學校之外人且有秘密會議，連名致函湘政府及戒嚴司令部，誣近日湘中非基督教運動完全是過激黨的暴動，將來聖誕節起事，重演義和團故技，更或由排外運動而至於顛覆政府。……並請英美駐湘領事，向湘政府提出警告，制止此種排外過激的非基督教運動。乃湘政府竟唯外人之命是聽，飭令警察廳嚴令此種非基督教運動，並密開從事此種運動者三十餘人，令警廳隨時緝拿。帝國主義和軍閥有此勾結，使長沙非基督教同盟不能遊街示威，他們却臨時變計，分組十數隊，散發傳單，標題為『非基督教運動節敬告同胞』，此外又擬就口號三條：(一)推倒殺人不見血的基督教；(二)取消製造洋奴的教會學校；(三)制止喪滅民族精神的文化侵略。」¹⁶⁴

再依「五四期刊介紹」一書內，對「非基督教特刊」雜誌的介紹文中所記載的有關長沙地區非基督教週的活動，曾記載說：

「長沙發出了『非基督教運動節敬告同胞』等傳單五萬張，共十一種，用五色紙印就，各一萬份，紅黃綠藍各色，飄揚街市，亦可謂別開生面矣。至晚上各傳單隊混入各處教會電影場中，當電燈熄火，將要演放時，各將五色傳單紛紛由空中飛下；大家正靜待上帝賜果品，忽接得此反對基督教痛罵上帝之傳單，亦可謂異趣叢生。」¹⁶⁵

顯見長沙地區是在受壓之下，仍然有所活動。

¹⁶³ 同註162。

¹⁶⁴ 同註135，頁180~181。

¹⁶⁵ 同註144，頁75。

四、濟南地區：

濟南地區的非基督教週活動，非基督教特刊中，有一篇名叫「濟南非基督教運動大勝利」的文章，內中描述詳細，「五四期刊介紹」一書轉載說：

「濟南的非基督教週運動，以演講最為成功，教會在一些『游人薈萃之所』，進行傳教，他們就在同一地方進行反基督教活動，真是所謂『短兵相接』；這樣連續戰鬥了三、四天，教會雖有洋鼓洋號畫片等引誘人，但是『牧師們的鬼話，當然比不上非基督同盟熱烈誠懇的演詞』，他們說明『中國歷次教案之失敗，及教徒依恃不平等條約之專橫，聽者皆大呼廢除不平等條約』，『激昂萬分，高呼鼓掌，振天動地』，聽衆『不下二、三千人』，獨得了很大的成功。」¹⁶⁶

五、廣州地區：

廣州地區的非基督教週的活動，最為激烈，規模也最大，廣州當地有「廣東反對基督教大同盟」的組織籌設，於民國十三年（1924）的十二月二十二日召開成立大會，這是他們有意挑選在「非基督教週」內舉行的，以增加他們的聲勢，也透過該「大同盟」組織的完成後，可迅速推展出實際的非基行動來，依據該同盟的機關報——反基督教週刊中的記載，記述該地的「非基督教週」的活動是這樣的：

「是日到會者有農工運各界四百餘人，當時除討論章程及宣言，與選出執行委員七人外，並將此到會人數，分為六大隊，出發演講，第一隊擔任老城一帶，第二隊擔任長堤一帶，第三隊擔任河南芳村一帶，第四隊擔任東山一帶，第五隊擔任上西關，第六隊擔任下西關，同時又定於基督教誕前後三日，即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三日，日夜俱出發，並預備傳單三種，凡數十萬張，以便屆時散發。」¹⁶⁷

到了二十四日，活動的情況為：

「二十四日各處演講成績均甚好。長堤一隊在青年會演講時，得聽衆共同大呼打倒帝國主義各口號。在西濠口，有一教士乘演講員講完下臺時，衝上臺大呼他的上帝萬能。但聲猶未完，即被聽衆飽以老拳，亦快事也。是晚演講員聞光華教會學校，竟假全省教育會為慶祝節誕會場，憤激異常，合數十人一大隊到場演講及派發傳單，遂又到光孝街禮拜堂派發傳單，不意該教士竟倚勢喝打，一時秩序大亂，結果逃走一空。」¹⁶⁸

166 同註165。

167 同註111，頁181。

168 同註167。

到了二十五日，活動的情況更為激烈，有如下的描述：

「二十五日仍繼續進行，東山一區，昨日則教徒相罵嘈雜，今日則市民皆極守秩序聽講。惟演講員經過培正學校派發傳單，該校教士竟唆使學生將傳單強搶扯廢，亦可見教徒日暮途窮，行為卑鄙。老城一隊，則先到萬福路天主教堂，該教堂遠見旗幟飄揚，即緊閉門戶，可見教徒皆望風生畏，但已被麻醉的許多中國青年猶未覺悟，實為一大憾事，到廣大路及桂香街的演講員皆直入教堂去發傳單，極守秩序，惟有許多教徒則大肆咆哮，辱罵演講員，殊不可以理喻。」¹⁶⁹

到了二十五日的晚上，非教的活動以演講會來號召羣衆前往聆聽，其情況為：

「是晚，假廣東大學大禮堂開反基督教演講大會。主講者為廖仲凱、周佛海先生，市民到會者，則擠滿上下無隙地，並插有歌詩、北調、各種遊藝，及新學生社員扮演之『牧師現形』幕劇，寫盡外國傳教士勾結軍閥官僚、大地主、害國殃民之黑幕及醜態，甚得一般人贊賞。至演講隊仍到長堤青年會面前演講，聽衆亦千數人，一時呼打帝國主義及推翻基督教之聲浪，直要嚇死教徒。」¹⁷⁰

二十六日的情形，則為：

「各隊員皆踴躍出發，無厭倦色。是晚，又在廣大禮堂開演講大會，主講者為鄒海濱、周恩來先生，而新學生半月刊並印有反基督教特號派發。」¹⁷¹

廣東非基督教大同盟連續三天的非基督教週的活動，聲勢浩大，以致他們很自豪地說：

「一連三日夜，東奔西逐，口講手劃，而大家猶餘勇可賈，皆有殺盡胡兒方罷手之氣概。」¹⁷²

由於基督教會躲避非基督教週的活動，許多教會改在二十八日慶祝耶誕節，因此大同盟鼓其餘勇，在二十八日晚，在廣大再辦一場演講會，主講者有許崇清、袁振英、伍子車數先生，結果只來了一位袁振英，只好請袁演講後，由該大同盟的主任沈春雨指定該同盟的執行委員楊石槐，報告該同盟的組成經過¹⁷³。

廣州地區的「非基督教週」活動，在廣東反對基督教大同盟的策劃與指導下，

169 同註167。

170 同註111，頁181~182。

171 同註111，頁182。

172 同註171。

173 同註171。

誠如反基督教週刊上所云：「廣州全市皆充滿反基督空氣」。數十萬張反對基督教的傳單，內中登載了如下言辭作結尾：

「基督教是亡國教，基督教堂的鐘聲是亡國的警鐘，基督教青年會是亡國窟，基督教學校是亡國奴的製造者，耶穌聖誕日是亡國的警告日。」¹⁷⁴

除了廣東反對基督教大同盟積極策劃廣州地區的「非基督教週」的活動之外，其他還有「新學生社」、「知用學社」、「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廣州青年俱樂部」等學生團體或政黨團體的參與，以致使廣州地區被描寫為如下的情形：

「……都有極大的羣衆運動。開會呀演講呀出特刊呀發傳單呀遊街呀……做得極為熱鬧，這般基督教徒遭此厄運，正如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¹⁷⁵

總之，這一次發動在民國十三年（1924）年底的「非基督教週」的非基督教運動，由於有嚴密的組織，明確的目標，以致無論是規模和聲勢，都遠邁於發生在民國十一年（1922）四月時的那次非基運動，但是當「非基督教週」結束，非基的高潮已過，因此進入民國十四年的年初時，非基的聲浪也暫告減弱，只是把攻擊的矛頭，再次放到「收回教育權」的主張上，期望「非基」之火種能繼續蔓延燃燒傳遞下去，俟機能再度展現開來，果其不然，因有「五卅」慘案的發生，風潮又起。

五、非基運動的第三階段（1925~1927）

（一）五卅慘案前的非基活動

在民國十四年（1925）五月三十日，上海五卅慘案發生前的五個月中，非基督教的活動，重點放在「收回教育權」上，因此當時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執行委員譚代英，在該團機關報《中國青年》期刊上，寫了一篇名叫「打倒教會教育」的文章，強調說：

「有一百萬的民衆，二十餘萬的青年，正在帝國主義者所派遣來的一般牧師、神甫、教會教育家手中，受他們的蠱惑規制。我們天天怕色彩，怕黨派；然而帝國主義者已經借教堂、學校，青年會的幫助，在中國造成這樣一個偉大的黨派了。我們願意永遠這樣一盤散沙地屈服於他們這種黨派行動之下嗎

¹⁷⁴ 同註111，頁195~196。

¹⁷⁵ 同註135，頁180。

「還我是們應當爲反對他們而即刻組織起來？」¹⁷⁶

渾文帶有強烈的煽動性，希望挑起「收回教育權」的非基運動來。

接著在當年（1925）的一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在上海召開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決定把該團的名稱改爲「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並且通過了有關組織，宣傳及煽動，團的教育及訓練，經濟鬥爭，反基督教運動等議案，其中的反基督教運動議決案，議決爲：

「說明各地組織非基督教同盟的重要；規定耶穌聖誕日前後一星期爲反基督教週，在青年羣衆中，宣佈教會教育之黑暗，與帝國主義文化侵略中國的可怕；在基督教學校，發展非基督教的組織，要求校務公開，財政公開，反對少數職教員包辦壟斷。」¹⁷⁷

而對編纂「中國青年」期刊的宗旨，則記載爲：

「他們要幫助非基督教同盟使發展於全國各地，而且預備宣布一切基督教徒、教會、教會學校，基督青年會的罪惡，但說明不應當因此而憎惡一般教民與教會學生，因爲他們不過是被壓迫欺騙的一部份羣衆，應當引導他們一同努力作反基督教運動。」¹⁷⁸

表明了該團繼續非基督教的立場，並且也表明了該團將繼續推動非基督教運動。

而在廣州地區的「廣東反對基督教大同盟」，也是在年（1925）的二月十七日，發行了「反基督教週刊」作爲大同盟的機關報，作爲鼓吹反基督教思想的宣傳與通訊刊物，期望持續民國十三年（1924）以來的非基督教運動的發展，但是大同盟的努力與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努力，都沒有能把非基運動在民國十四年（1925）年初時，推進至一新的階段，反而呈現混亂的現象。

造成此一住足不前，呈現內部混亂現象的原因，固有多端，但是內中廣州市中國國民黨重要幹部，又是孫中山先生的哲嗣的孫科，於該年（1925）的二月十一日，在京報上發表的一篇題爲「國民黨與基督教」的文章¹⁷⁹，提出批評非基督教運動的看法，產生了壓制該非基運動的效果，應是原因之一，孫科在文中批評道：

「這回『非基督教風潮』的發生，恐怕有國民黨員從中主動，也未可知，但非教的舉動，斷不是國民黨的主張，當可共諒，我國民黨的宣言，自昨年發表

176 渾代英著：打倒教會教育，中國青年，第六十期，頁180，中國青年社出版（上海，一九二五，一，三）

177 同註54，參：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五年來的奮鬥，頁120。

178 同註54，壹：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頁116。

179 孫科講：國民黨與基督教，邵玉銘編：二十世紀中國基督教問題，頁381~382，正中書局。（臺北，民國六十九年）

以來，有目共睹，何嘗見有半隻字「非教」呢？國民黨不只沒有「非基督教」的主張，對於佛同等教，也一律看待。何以故呢？大約一則因為「政教分離」那件事，我們老早已認為民國建立的大綱，二則「宗教自由」載在約法，無論任何宗教，在法律下，應受平等的保護。

至若謂有等國民黨員，以個人的名義，來反對基督教，則無異有等基督徒，用個人的名義來做賊，這些統統都屬個人行動，與全體無涉，亦難禁止。……

我深信這回的「非教運動」是一種極無意義的舉動，查有等「非教」徒詆基督教會為「帝國主義的先鋒」，試思這種詆毀，有何根據？基督教會；何嘗有賣國之事呢？何嘗有助任何帝國侵略中國呢？

……，所以究其竟，基督教與國民黨，其事工雖有同，其實則殊途同歸者也，因此甚望將來彼此協作，成立一強有力的中華民國。」¹⁸⁰

孫科上述之文，批評非基督教運動「未能尊重宗教自由，對於宗教本身及教徒錯誤行為兩間未加區別」，很有澄清的作用。

到了是年的三月十二日，孫中山先生逝世北京，孫生前為基督教徒，故曾要求舉行基督教的葬禮，雖然後來其基督教的葬禮儀式係私下舉行，由劉廷芳（1892～1947）與朱友漁等牧師主持¹⁸¹，旋後再舉行國葬，但因著孫中山先生之死，基督教會藉著此一機會宣傳孫先生為一位偉大的愛國者，也是一位基督教徒，此舉非基督教人士「窘於解釋」¹⁸²，也難於反駁，這件事也多少削減了非基運動想持續發展的力量。

此外，在非基督教運動之中的不同政治團體之間，也對非基督教運動的作法，有了嚴重的磨擦而公開爭論了起來，屬於國家主義信仰的「醒獅」派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為政治的理念彼此撰文攻擊，所以內部的失和也削減了非基運動的力量，以致五月間，廣東反基督教大同盟的機關報——反基督教週刊宣告停刊，在廣州廣東大學每兩週舉行一次的同盟會議，也因參加者興趣缺缺而宣告無疾而終¹⁸³。而在上海出刊，昔日攻擊基督教威勢赫赫、具領袖非基督教輿論地位的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的特刊——非基督教特刊，也在民國十四年（1925）的三月二十五日，出刊到第二十五期後停刊了¹⁸⁴。

180 同註179。

181 查時傑著：中國基督教人物小傳，頁242，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臺北，民國七十二）

182 同註89，322。

183 同註182。

184 同註144。

再者，非基運動的活動之中，「收回教育權」雖然在民國十四年年初就將之列為活動重點之一，但與收回教育權有關的學潮，在整個民國十四年（1925）的五卅慘案發生前的五個月的期間，也只發生了一件，那是在江西九江的聖約翰學校，時間是在是年的二月，却學潮風波發生後也是很快地就平息了¹⁸⁵，此種學潮沉寂的現象，與其在前的民國十三年（1924）來相比較，以及與其後「五卅」之後來相比較，真有天壤之別。

總之，自進入民國十四年（1925）以後，到五月三十日上海發生工人與學生被慘殺事件之前，其間的五個月，因著許多因素的影響，非基督教運動的活動減少了，其氣勢也大大的縮減，刊物也紛紛停刊，學潮也沉寂了，眼見非基運動即將完全結束，而「五卅慘案」一起却又告復甦。

(二)五卅慘案後的非基活動

(1)從五卅慘案到民十四年年底（1925）

民國十四年（1925）的五月十五日，在上海租界地區，有日本紗廠的廠主與中國工人因薪資問題引起糾紛，結果談判破裂，引致工人顧正紅被殺害的悲劇，此舉事後租界當局並沒有逮捕日方的兇手，反而有中國工人被捉拿下監；到五月二十日，工人們為了哀悼這些受害的同僚舉行了一次紀念會，但是不少參加的學生與工人均被租界的外國巡捕逮捕，為了表示對租界當局的不滿，也是抗議租界當局處理之不當，於是有大批的學生，決定在五月三十日舉行大規模的示威集會，是日集會之後，又列隊進行了遊行示威行動，結果走入上海市公共租界地區內，與英國警方發生衝突，英方首先開槍射擊遊行的羣衆，結果有十一名學生罹難，二十餘名受到槍傷，此次不幸的事件，即是有名的「五卅慘案」¹⁸⁶。

「五卅慘案」發生後，自然激起全國的仇外怒潮，而列強的英、日兩國，其態度仍然十分強硬，因此引發了往後一連串連鎖的仇外運動，全國上下，不論任一種類的政治團體，學生與工人都紛紛組織起來，號召全面的罷工與罷市、罷課以抗議列強的無理血腥行爲。

當時幾個重要的都市，像上海、北京、長沙、武漢、南京、廣州、福州等地都起而響應，在仇外的表現上，都非常熾烈，五卅慘案實在稱得上是「引致民衆的愛

185 同註106，頁79。

186 胡愈之著：五卅事件紀實，東方雜誌第二十二卷，五卅事件臨時增刊，頁6~29，商務印書館。（上海，民國十四年）

國感情爆發的主要力量」¹⁸⁷，它帶出了全國全面的反帝國主義運動。

由五卅慘案帶出來的全國全面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由於基督教與列強的關係，收回教育權與教會學校的關係，使得反帝國主義運動的行動上，很自然地會帶有非基督教的色彩，基督教被視為是「帝國主義的先鋒」與「帝國主義的走狗」的說法，久已存在，是故在反帝國主義的運動上，透由非基運動與收回教育權兩項行動的積極推動，是打擊列強，挫敗帝國主義者的必然手段¹⁸⁸。

於是在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七日，於上海地區召開了「全國學生第七屆代表大會」，出席的代表共有六十一人¹⁸⁹，在會議中通過了許多的議案，其中也通過了「非基督教運動」的議決案，其內容中，有如下的說明：

「自不平等條約訂立後，『傳教自由』，基督教便吸收中國百萬教徒，而各地教會學校林立，又招了數十萬學生；但是近來中國學生之羣衆，漸漸認識基督教之罪惡，知道基督教是統治階級壓迫被統治階級的武器，帝國主義者青年會等機關及在這種機關辦事的人們，都是帝國主義的鷹犬！在學校裏，不許學生自由行動，自由思想，強迫學生信教，去做禮拜，查聖經，我們學生不能參加愛國運動，弄些什麼假仁假義的『博愛』『服務』的耶穌經典叫學生們讀，以麻醉他們的思想，在什麼青年會、聖公會、長老會……等等裏的，做事假借名流和聯絡官場及財主們，利用物質的引誘來收教徒。吃教的人行為不軌，包攬訴訟，私運軍械，以助中國內亂。他們這樣做法的目的，是毒害中國青年的精神，愚弄中國青年的思想，將中國主人翁的青年造成帝國主義者的鷹犬，以便其盡量剝削中國人民的野心。所以反對基督教的運動，日益擴大。同時收回教育權，取消教會學校的呼聲也漫溢全國；許多教會學校學生罷課退學的風潮也連續不斷。」¹⁹⁰

接著該議決案對於基督教與五卅慘案的關係，有如下的控訴：

「自從基督教徒的工部局，基督教徒的美國陸戰隊，和萬國商團，基督教徒的英國水兵，連三再四的在上海漢口沙面等處屠殺了幾十個中國人，又經過基督教牧師某某在基督教的會審公堂，證明英國巡捕向中國手無寸鐵的羣衆開槍是『應該的』之後，不但一般民衆明瞭『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

187 胡適著：作戰的步驟，生命月刊，五卷九期，生命月刊社（北京，1925）

188 王治心著：五卅事變於教會之影響，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九期，頁26~27，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上海，民國十六年）

189 同註111，頁273。

190 同註3，不著撰人：全國學生總會議決案，頁395~396。

工具』；就以資格很老的基督教徒中，也有一部份人看清『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了。現在全國反基督教的運動，已經形成公然反帝國主義的奮鬥。」¹⁹¹

最後提出幾項具體的「反基督教運動」活動的方法，該幾項方法重點在反對基督教與反對教會教育，大要言之，如下所列：

「(一)本會規定耶穌誕日（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前後一星期（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為反基督教週。每值此週，於每個基督教徵求教徒的時候，各地學聯會及學生會應號召羣衆，作種種反基督教運動，務使各地反基督教運動，向積極反帝國主義方面前進。……並印製反基督教的美術卡片，以代替耶穌節各種卡片之用。

(二)在每個寒暑假期間，各地學聯會及學生會，應督促各地學生回到各農村各工業區域中，宣傳基督教的罪惡，說明基督教是壓迫者的武器，青年會職工部是帝國主義者及資本家欺騙工人的工具，……，引導工人農民，一齊起來，加入反對基督教運動的戰線。……。

(三)我們宣傳的方法，除普通散發宣佈基督教罪惡的傳單、小冊子、畫報、定期刊物而外，尤須多作通俗演講，化裝演講及化裝遊行的宣傳。總之，要容易引起羣衆刺激的為適宜。……。

(四)各地學聯會及學生會，應隨時宣佈教會教育的黑暗與不合中國需要之事實，說明帝國主義者文化侵略的陰謀，鼓動教會學校學生做革新校務的運動。

(五)各地基督教青年會與基督教所辦一切的事業，各地學聯會及學生會應派人參加進去活動。要求財政公開、會務公開，反對少數職員永久包辦會務，運動改組。

(六)基督教青年會時常利用體育團體。或設立平民學校等實行傳教，以蒙蔽青年的政治思想，妨害愛國運動。各地學聯會及學生會應隨時向青年羣衆宣傳，揭破他們的陰謀，並實行拒絕基督徒參加中國關於體育之一切團體事業，並設法禁止其設立平民學校及醫院等。

(七)各地學聯會及學生會所進行之各種反基督教運動，如當地有非基督教運動大同盟，應隨時與之協商進行，親密的合作，並竭力幫助其發展。

(八)各地學聯會及學生會應設專員，徵求基督徒退出教會，並酌量在各種報章出版物上，宣佈其姓名及其退出教會之決心。既可表示其本人的悟覺，又可

使昏迷的教徒，見而警惕，漸漸醒悟起來。」¹⁹²

從上述的議決案中，看出了已由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居多數的全國學生第七屆代表大會，爲了配合他們的反帝國主義之目標，擬定了這麼一套反基督教運動的策略，在內容上包括「僱用煽動者，鼓勵脫教，取消基督教機構在運動協會之資格，對農民加強宣傳」，名目繁多，也是包羅萬象，也表明了原本已漸消沉的反基督教運動，又告要復甦起來了。

五卅慘案後的反基督教運動，就在當時「共產主義者，則藉反對教會之手段，爲主義的活動，在國家主義者，則藉反對教會爲排外之表示」¹⁹³之下熾烈了起來。許多的期刊雜誌，又開始連續刊登反基督教的文章，如上海的民國日報覺悟副刊，非基督教旬刊，汕頭反基督教週刊、廣州民國日報，中國青年報章雜誌，是當時登載反基督教文字的主力刊物，依據聶文滙所編寫的非基督教文字索引續編一文中的統計，不下三百餘篇¹⁹⁴，而言辭的激烈自然也遠邁於過去，使教會感到空前的壓力，以致當年教會領袖之一的鐘可託，在一篇文章中感嘆地說道：

「則始於五卅慘案，……，惟其如此，則對於所指爲傳統的、因襲的、催眠的、不肯革命的、帶濃厚西洋色彩的基督教，怒目相向，攻擊不遺餘力，更至於加以『麻醉人靈性的鴉片煙』，『帝國主義的先鋒』，『資本主的走狗』等冒詞，嗚呼！冰炭水火，反感至於此極，其基督教義之過歟？」¹⁹⁵

除了言論的攻擊之外，在教會學校的學潮，以「收回教育權」的強硬國家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主張，進行罷課等行動，也是「五卅慘案」後反基督教運動的行動之一，依據統計，單是在民國十四年（1925）五月三十日之後到年底，共七個月的時間內，全國共發生了四十三件，其地區學校遍佈於江蘇、河北、湖北、湖南、河南、廣東、福建、江西各省¹⁹⁶。學潮式的反基督教活動之所以如此熾烈，除了五卅慘案的刺激之外，「黨團的鼓動有相當密切的關係」¹⁹⁷，而學聯會所提供的方法與策略也使各地學潮發生時，有了指導與輔助，因而處處居於上風，使教會學校處處受制，失去先機而任由宰割。

在本階段反基督教運動的活動，最後一項大活動就是如上一年年底一樣，利用

192 同註3，頁397~400。

193 同註188，頁27。

194 同註148，頁98~118。

195 鍾可託著：年來中國教會概況之觀察，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九期，頁1~2，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上海，民國十六年）

196 同註106，頁88~89。

197 同註106，頁90。

耶誕節的來臨，而發動一次「反基督教週」的大活動。

中國青年雜誌第一百十二期和第一百十三期，登載了一篇名叫「一九二五年各地『非教週』運動概況」的報導文章，詳細報導各地非教的活動¹⁹⁸，而基督教會所辦的 *Chinese Recorder* (教務雜誌) 期刊，也於次年 (1926) 的二月號，登載了一篇題為 *Anti-Christian Christmas Demonstration* 的報導¹⁹⁹，報導在北京、福州、武漢、廣州、開封、長沙、南京、煙台、安慶、潮州、汕頭等地都有非教週的活動，但活動的情況，熱烈與冷清各有不同，採取的方式有遊行、集會、傳單與海報的張貼與散發，還有電影放映與電報的互通訊息以彼此聲援，但是依報導所言，有好幾處的示威遊行行動是「相當地小」(was relatively small)，但武昌地區則有三千餘位學生參加遊行²⁰⁰。

安慶地區有教堂被人用磚塊打碎了好多塊窗戶玻璃，南京地區有幾間教堂的耶誕裝飾被毀；安徽省的太平縣 (Taiping hsien) 衛理公會教堂在慶祝耶誕晚間禮拜時，曾遭受到攻擊騷擾，以致椅子和鑲嵌玻璃的門窗都被搗毀，地方警察也不能控制局面；潮州地區的非教活動則相當熾烈，分頭在街上號召羣衆集會，宣講攻擊基督教的罪惡，迫使該地長老教會只得放棄耶誕節的慶祝活動，長沙地區有四間教會的耶誕活動受到騷擾，但是全國其他十九處的教會，教會實際上沒有受到暴力的傷害²⁰¹。

總之，民國十四年年底的非教週活動，已不若民國十三年年底的那次激烈，主要原因在於由軍閥控制的地區，受到軍閥們極大的限制，而南方地區，則因國民黨與共產黨對非教週的活動有不一致的看法，以致沒能獲致一致的行動路線。

(2) 從民十五年初到民十六年中 (1926~1927)

從民國十五年 (1926) 的年初起，到民國十六年 (1927) 的年中三月，非基運動的活動又邁入一個新的階段。當時的北方各省控制在各個軍閥的手中，軍閥們雖然對基督教會也有所不滿，但為着自身利益起見，對與基督教會有着關係的西方列強也得罪不起，因此都曾壓制過反基督教的運動，不允許學生或百姓進行反基督教的示威遊行之類的活動²⁰²，到民國十六年 (1927) 的一月，段祺瑞 (1865~1936) 曾以北京政府的名義發表公告，要求人民服從，嚴禁有任何示威行動的發生，也嚴

198 孫衡著：一九二五年各地「非基週」運動概況，中國青年彙刊，第四頁372~374、第五集403~406頁，中國青年社出版，（廣州，一九三六）

199 *Anti-Christian Christmas Demonstration*, *Chinese Recorder* 57:2, p. 141~142 (Shanghai, 1926)

200 同註199。

201 同註199。

202 同註6，頁62。

禁有任何的反教會行動的發生，段氏所持的理由，在於反教會的行動，將會破壞與國際間友好的關係，而國際貿易與關稅制度也將受到波及，故理當阻止²⁰³。因着這個緣故，北方反基督教的運動，從民國十六年的年初起，在壓制嚴禁之下，又告逐漸沉寂了下來。

而南方各省，幾個居領導地位的政黨，從民國十五年（1926）年初起，也因為彼此間的路線之爭，以及政黨內部對「反帝」與「反基」看法的歧見，還有策略運用的配合問題，以致在非基運動上也顯出時鬆時緊、時明時暗的兩面手法。

就中國共產黨而言，第三國際派遣來華，協助中共成長的鮑羅廷（Michael Borodin）駐華代表，於上一年（1925）的十二月六日前，曾在廣州接見了中華基督教男青年會（Y. M. C. A）的兩位幹事劉湛恩（1896~1938）與李應林，鮑氏表明中共並非反對基督教，而只是反對基督教用外人來剝奪中國人的國民性（He maintained that the Anti-Christians were merely against the "de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by foreigners"），鮑羅廷與劉、李兩位青年會幹事的談話曾發表於十二月六日的民國日報之上²⁰⁴；鮑羅廷代表還認為共產唯物論與基督教之間有相似之處²⁰⁵。

到了同一年（1925）的十二月二十四日，鮑羅廷又對其同志堅持要在廣州減少反基運動的比例之指示，鮑氏還認為「推動非基運動不能太急，必須有全面的計劃，也不能推展太快，以免給外人藉口干涉內政及破壞統一戰線的工作」²⁰⁶。

再到了同一年（1925）的年底（三十一日），鮑羅廷與嶺南大學校長亨利博士（Dr. James M. Henry）面談，鮑氏坦白陳述他很關心國民政府在世界各國眼中的形象，故保證不會有過激的行動以擴展非基督教的運動²⁰⁷。

從鮑羅廷幾次的談話中，看見中共對非基督教運動的態度，為力求保持統一戰線的原則，以吸收基督教內的同情者，一方面又能不觸怒到外國勢力，故在手段上是放鬆了，但從政策上觀之，仍是抑制的，充分表現其兩面手法的使用。

但是到了民國十五年（1926）的七月十八日，有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議決案的發表，其中在農民運動議決案中²⁰⁸，對教會所取的態度，有如下的議決：

203 教育雜誌第十七卷第十期，頁9~10，（上海，民國十四年十月）

204 同註59，p. 62。

205 招顯海：十年來非教思想之起伏，青年進步第一〇〇期，頁141，（上海，民國十六年）

206 同註6，頁63。

207 同註59，頁63。

208 同註108，頁235。

「在口頭宣傳上，應極力說明教會是帝國主義之先鋒，他們一方面替帝國主義作偵探，偵探中國內地情形，……；另一方面他們又用着和平、博愛等好聽的名詞，甚至用一些金錢出來，收買民衆對於他們的信仰，他們想把所有被壓榨的民衆，一齊都欺壓下去，……，以保證帝國主義壓榨民衆基礎之鞏固與恒久。」²⁰⁹

議決案接着說到對當時教會所應採取的態度，還應謹慎爲要，議決案說到：

「但在目前，我們不要造出一個與他們發生實際衝突的機會，因爲我們所處的環境（他們與軍閥勾結，處處藉口條約的保護），使我們只能取如此一個態度，如果遇着教會，他們明顯的爲惡，如霸佔田莊、壓買民房的時候，我們便須鼓動公憤羣起反對，我們在此時努力參加。」²¹⁰

此外在學生運動議決案項下，也有幾點對基督教會態度的議決，如：

4. 我們固然要與國民黨左派學生親密的合作，在一切對外的政治鬭爭和學生自身利益的鬭爭，都必須十分懇切的邀請國民黨右派，國家主義及基督教派的學生合作，以暴露其領袖之無能，使其羣衆左傾。
6. 在日常的政治思想宣傳上，我們對國民黨右派，……及基督教派絲毫不能讓步，惟所謂的不讓步，乃指事實分析與理論辯駁而言，不可輕以反革命、反動派等惡聲相加；在私人關係上，尤不可失了友誼的態度，…
…。
7. 我們對教會學校的態度，只能攻擊宗教教育，而決不能攻擊整個的教會學生。²¹¹

從上述的議決案中有關對教會態度的幾項原則看來，明顯地看出對教會仍是在配合他的政策之下，進行統一戰線的策略，基本上仍是抑制，但不再採取前此激烈的手段來對付教會了，仍然是兩面手法之下的運作。

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態度，自然與中國共產黨的態度是一致的，在民國十六年（1927）的三月三十日，有共產青年國際執行委員會議關於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之決議文的發表，文中第九項爲「團對基督教青年會及反基督教運動之任務」之決議，包括有四項決議，大要如下：

「甲、中國基督教青年會，因對於中國民衆宣傳美帝國主義爲職志，其對於學界宣傳尤甚，該團應公開反對。

209 同註208。

210 同註208。

211 同註208。

團應聯絡青年，……，並須認定此等事件為團一重要任務。……。

乙、團應盡力提倡革命主義，使基督教青年會之青年均起而反對帝國主義，對反對帝國主義之青年及攻擊基督教青年會之團體，團應竭力設法助其進行。……。

丙、團為實行上項任務起見，應在基督教青年會會員中，設法組織國民黨左派分部，及其他研究政治之各項團體。

丁、所有上項計劃，必須使反宗教運動成為反帝國主義運動之時方可實行。²¹²

從上面的議決文看來，仍然是兩面手法之運作，反對基督教會的態度沒有改變，但手段不若過去那樣的激烈，並在配合其當時的環境之下，轉入幕後的操縱，並從事暗中的策動反教工作。

就本階段的中國國民黨而言，對基督教會的態度，也有分歧的意見，以致影響到對基督教會運作上的鬆與緊，在中國國民黨的領袖羣中，不乏有基督教徒，像孫中山（1866～1925）、宋慶齡（1893～1981）、孫科（1891～1973）、徐謙（1871～1940）、韋懋（1896～1976）、宋子文（1894～1971）、孔祥熙（1880～1967）等人；但也有不少的領袖，對基督教會不具好感，有非教的言論發表，像汪精衛（1883～1944）、廖仲凱（1878～1925）、吳稚暉（1865～1953）、戴季陶（1890～1949）和鄭魯（1885～1954）等人。

自從民國十四年（1925）的「五卅慘案」發生之後，反帝國主義的思潮，瀰漫全國，國民黨黨員中，無分基督教徒與非基督教徒都成熾烈的國家主義者，反對任何形式的外國對中國的控制，而國民黨自從採取「聯俄容共」政策之後，一方面國民黨的左派份子受到中共反基督教思想之影響，另一方面也受到俄國顧問的影響，以致在本階段時期（1926～1927），雖然國民黨沒有把反基督教的態度形之為文字，列入其黨綱或歷次大會議決案之中，但是在黨員的心態上，其反基督教的傾向是十分明顯的。

本階段時期，也是國共合作之下，展開北伐的時期，因此隨著北伐軍的節節勝利，由廣東推向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等省時，反基督教的活動也在克服的省份裏出現了。當時各地教會所面臨的慘狀，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的總幹事誠靜怡（1881～1939）牧師，曾著有全國教會概觀一篇詳盡的報導，詳敘了民國十五年（1926）以來的國民革命與教會關係，文中說到：

²¹² 同註54，頁126～127。

「當國民革命軍從廣州誓師出發，那時候光景，工作上偏重於軍事行動，主義又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面目未改，……，在當時一致革命心理中，似乎這時並不發生甚麼問題，然亦難保不有人暗懷鬼胎，陰謀搗亂，可是搗亂的機會沒有到手，只好隱忍不發，故對於教會並未產生若何影響。革命軍到了湖南，唐生智起而驅趙，不久革命軍分兵贛鄂郊野，……，武漢政府即於是時成立，這時候的革命工作，軍事固然是繼續積極行動，隨軍的政治工作，漸漸有點色彩，所謂政治部工作領袖如鄧寅達之流，漸為軍事最高長官所不能制，在這種情形之下，於基督教事業發生甚麼影響呢？」²¹³

誠文接著沉痛地指出說：

「一項是大軍所至，軍隊、黨部、政治部，佔住教會、學校、醫院房屋。軍隊的佔住教會房屋，到底不是常住，一旦開往前方，應該後方的教會產業，可以避免擾亂，事實上而竟大謬不然，革命軍走了，革命的黨部（非純粹的國民黨）日見擴延，與革命黨部有連帶關係的工會、農民協會、學生會、婦女會、……應運而生，如雨後春筍。在這樣畸形發達與軌外活動的當兒，其最因風作浪而專門以搗亂為能事的，就是一般流氓地痞。流氓地痞何地沒有？且不僅在教會之外，教會以內，也不免潛伏蠢動，一旦得勢，如火燎原，革命軍人佔住教室時，這般惡人似乎領受革命軍人的暗示，變本加厲，大逞威風，以行其破壞餘事，至於破壞以後如何，百事不管，姑且洩忿為快，……，可是教會事業所受的打擊那就不了。」²¹⁴

誠文還指出教會所面臨的悲慘處境，都是如下的情形：

「……，形格勢禁，且承精神物質兩受損失之餘，手足罔措，退避不遑，維持無法，於是停閉者紛紛，彼輩破壞教會事業的策略，自外施以惡劣空氣的壓迫；不足則登門辱罵搗毀，或誣指某人為洋奴走狗，撻辱之後，勒令頭頂高帽遊街示辱，另出奇兵挑撥教內失意或激烈份子，對當局提出一時不能辦到的許多條件，脅以罷工罷課，自組接收委員，一再而三，不使土崩瓦解不止。……，這種風聲鶴唳的潮流，湖南是第一試驗場，被毒最烈，湖北、江西、福建次之，江浙又次之，……。」²¹⁵

總之，基督教會處在本階段的時期中，北方教會的處境尚稱平隱良好，南方教

213 誠靜怡著：全國教會概觀，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十期，頁1~2，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上海，民國十七年）

214 同註213，頁2。

215 同註213，頁2。

會則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壞與打擊，在反帝國主義思潮的鼓舞之下，利用北伐進軍的良好機會，充分被中共所暗中操縱，造成了教會產業的破壞損失，教會工作之停頓，以及基督教徒之遭受逼迫乃至捨身殉道，誠開自民國十一年（1922）來，非基督教在華活動的高峯時代。

(3)南京事件（1927）

當民國十六年（1927）的年初，國民革命軍繼續順利在長江流域地區推進時，因著國共兩方的合作，上海首先佔領，然後揮軍指向南京，到三月二十四日，由程潛（1882~1968）所指揮的第六國民革命軍，順利佔領了南京，數小時之後，北伐軍在市內忽然襲擊了英、美領事館，同時教會學校與傳教士的住所也受到襲擊與搶掠，結果金陵大學的副校長文懷恩（John E. Williams）爲了保護手上有紀念價值的一個金錶，不幸慘被殺害，其他遭到殺害的外國人仕，還有兩位天主教耶穌會（Jesuit）的神父被殺，以及三位英國人被殺，此舉動立刻招致停泊在下關江面的英、美軍艦的開炮轟擊，情勢十分危急，史稱「南京事件」（The Nanking Incident），或稱做「寧案」²¹⁶。

南京事件發生後，英、美呈上抗議書，並要求澈查肇事者，經查驗之後，咸認爲第六軍程潛之軍隊爲肇禍者，而此輩肇禍者在肇事時，究係散兵游勇們未組組織之個人搶掠行爲？抑爲有組織，爲程潛所授意之下的縱兵搶掠行爲？經日後的查證，正確的答案爲後者，再依此線索追尋，南京事件係受中國共產黨之煽動而引起的，蔡元培曾謂：

「據本席所知，……，林祖涵爲共產黨徒，造成寧案。」²¹⁷

蔡元培在上面所提及的林祖涵（1885~1960），當時爲國民革命軍第六軍程潛的黨副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與程潛關係密切，故南京事件是一件由中共推動的排外反教運動。

中共一手策動南京事件的發生，考其動機，依趙天恩編之中共對基督教的政策一書中所言，敘其動機有二：

「其一是破壞國民黨與在華西方列強之關係。中共在國民黨北伐的過程中，逐漸發覺其處境不利，尤其是國民黨醞釀內部分共及清黨。中共於是發動事故，希望藉外國的干預拖延國民黨北伐的速度，讓中共有喘息及重新組織的機會。

其二是中共在事件中故意對日本僑民產業不加騷擾，藉此製造日本及英法等

216 蔣永敬著：《鮑羅廷與武漢政權》，頁117~134，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臺北，民國六十一年）

217 民十七、五、二三，中央政治會議一四一次會議記錄。（南京）

西方國家之間的猜疑妒忌，造成彼此矛盾。」²¹⁸

最後該書強調在南京事件中教會之受打擊，係當時特殊的身份所致，所謂的：

「乃因本身特殊的政治身份——處在東西方、國共間的夾縫裏，成為政治鬭爭的犧牲品。」²¹⁹

此誠為基督教會之不幸，基督教會竟因其與外國的關係，造成其特殊的身份，以致在這場紛擾中，成了不幸的犧牲者。

南京事件之後，基督教會有形的物質損失固然很大，但無形的損失更是無法加以估量，外國對華的形象，對國民革命軍的形象都改變了，當時擔任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幹事的美籍霍德進 (H. T. Hodgkin) 博士說：

「一直以來，在歐美各地人仕漸漸對國民政府的使命產生同情，但此次南京事件使他們非常失望。」²²⁰

除了形象受損之外，南京事件也造成各國傳教士的全面撤退，依事後的資料統計，原本有八千多位的在華傳教士，只有約五百位願意冒著性命危險，繼續留在中國，其餘都由內陸各地撤來沿海港口，陸續搭船返國了²²¹。

南京事件係民國十六年 (1927) 的三月二十四日所發生的，到了是年的四月，在上海進行了清共的行動，然後南京、廣州次第進行，在國民革命軍中也解散了革命軍的政治部，到了五月七日，再成立了中央清黨委員會，公佈清黨條例，擴大清黨清共的地區，國共之間正式分裂，迫使中共黨員不再能寄生於軍中，也不能在都市中活動，其勢力一落千丈，從此轉往農村圖活，改走農民革命的路線了。

中共既去，使非基督教運動頓失倚持的力量，加之國民政府的領袖蔣中正也於是年 (1927) 的十二月一日，在上海與宋美齡女士結婚，宋女士來自基督教背景的家庭，故蔣有其私人原因改變對基督教的看法²²²，從而影響到政府和政黨對基督教關係上的調整，過去緊張的情形已不再出現，在收回教育權的問題上，也有了解決之方，學生運動也有所限制，學潮也加以限制；國民政府此時又陸續頒佈了法律，以維持社會的治安，保護外國人士的財產與生命安全也有所保障，而且還下令把前此佔領使用的教堂、教會學校、教會醫院都要限期歸正²²³。

218 同註 6，頁 64。

219 同註 6，頁 64。

220 Henry T. Hodgkin: Political Events of 1927 and their effect on the christian church, 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 1928, p. 10. (Shanghai, 1928)

221 同註 97，p. 820。

222 同註 59，p. 75。

223 林榮洪著：風潮中奮起的中國教會，頁 171，天道書樓出版（香港，一九八〇）

局面既逐漸地隱定下來，故社會上所呈現的新形貌中，已缺乏再能挑起非基運動的因子了，連民族主義、反帝國主義思想之下的非基因素也激發不起來了，因為北伐的後期，「濟南事件」於民國十七年（1928）的五月三日發生，日本的強橫無理，引致了全國人民強烈的反日情緒，而且此後日本在華有意的挑釁行為，使國人的反日情緒更是有增無減，因此日本成為中國反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者的首號目標²²⁴，此時非基運動比起反日運動來，實瞠乎其後，因而從民國十一年（1922）起，高潮疊起的非基運動，經歷了它三個連續的浪潮之後，也終於在民國十六年（1927）的四月以後，因著上述的各項因素的影響，逐漸地沉寂下來，此後要到二十年之後，中共佔有大陸之後，才再度的興起。

六、結 論

本文透過對「非基運動」一詞的正名談起，說明「非基運動」一詞與「反基運動」一詞之間，實有所不同，而且「非基」一詞的命名，絕非漫不經心之下的隨意命名，應是深謀遠慮之下刻意的命名，隨後非基督教運動得以在此旗幟下順利地開展。而非基督教運動自民國十一年（1922）四月展開之後，到民國十六年（1927）四月之後才逐漸沉寂下來，其間的時間長達六年之久，在此六年的期間內，透過史料的分析與排比，發現非基運動是呈現三個長短時期不一的階段發展，因此，在此六年之間，雖然各階段都是先出現興起，然後達於高峯，最後歸於沉寂的高低起伏式的發展形式，但各階段都各自有其發生非基運動的導火線，或是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會議的召開，或是反帝國主義思潮的影響，或是五卅慘案的回應，或是國家主義思潮的鼓吹，誠可謂錯綜複雜，不易釐清，但仍明顯看出有其特殊因素的刺激，才造成一波又一波的非基運動的大浪潮，衝向基督教會，造成基督教會極大的損害，而參與本時期非基運動的團體與個人，亦發現十分複雜，有信奉馬列的共產黨，有信奉三民主義的國民黨，也有信奉國家主義的青年黨及其前身組織，諸政黨之間，在各自的立場與目標上，對非基運動都有着相同參與的理由，以致紛紛投入此運動之中，使非基運動的發展波濤洶湧，並且呈現一波甫平，一波再起的連續衝擊的現象，幾使基督教會招架無力，回應困難；然後各政黨之間的立場終因差異點的擴大與難以調和，使非基運動的發展有其限制，等到雙方歧見已達到不能相容的時候，結過清黨、清共之後，素來操縱非基運動的方向的中共在遭受打擊與驅逐之下，

224 同註59，p. 76。

投往農村活動；而執政的國民黨政府，也重新調整與教會的關係，雙方緊張的關係因而得疏通，重建彼此尊重與協和的關係，以致在中國的基督教會總算是渡過了這段暴風狂雨的日子，並且邁入了新的一階段，從此基督教會展現出新面貌於中國。至於在本時期面對非基運動之下，基督教會的因應之道與其過程，將在下篇作詳盡的介紹與說明。